總統的親戚——目錄

導讀

南方朔

劍橋大學的社會學者隆希曼（W.G. Runciman）說過：「社會被層級化而成爲三種不同的向度：階級、身份、以及權力，這在學術文獻裡早已爲人熟知。然而，只在很少的時候，人們才明顯的將它作爲經驗研究的架構。」

隆希曼教授有感而發，確屬一言中的。階級、身份、權力，這些都是搭建社會的實體成份，也是每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關係和網路。階級、身份、權力的差異是一切不平等和差別待遇的終極原因。有些人天生就是藍血動物，他們出身統治階級，具有獨特的身份與權力，他們政商兩棲，最頂峰的則是馬克思筆下的「金融貴族」以及核心的政治要員，他們端坐在權力的峰頂，掌控著芸芸衆生。然而，藍血動物的存在儘管是我們在日常生活裡就能感知的成份，但非常奇怪的是，主流的學術界卻總是故意忽視它的存在，甚至還刻意的將階級、身份、權力等範疇故意的模糊化。而就在這個模糊化的過程中，我們對政治、經濟、財政、社會的一切理解也就失去了準頭——階級、身份、權力乃是最基本且具體的範疇，只有掌握這些基本的實體關係，那些紛紛雜雜的上層現象才可能被提綱挈領的鑲嵌和定位。

一個和我們不同的統治階級的確是每一個社會裡都存在著的實體。統治階級有著共同的公約數：

(一)、統治階級乃是「跨代遺傳」的政經複合體，因而它們以「豪門」、「世家」的型態而留存著。生爲統治階級者恆爲統治階級，生而不是統治階級者，除了極少的例外，窮極一生的打拼努力，也仍然只能在它的大門口張望。

(二)、統治階級具有高度自我認同與自我優越的階級性與封閉性。因此，族群的「內婚制」遂成了這個階級不待言宣即自明的規則。「階級性——血統純正」的內婚是階級內的宗教性準則，因而意圖理解這個階級，它們的族群內通婚的家系繁衍史遂成了必要的準備工作。

(三)、統治階級的「階級形成」過程裡，當它的內婚制行之久遠，整個階級即趨向於「結晶化」與「團塊化」。他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結成一個大團塊，每個人都是任何一個人的親戚。他們在自己的俱樂部和高爾夫球場打混社交，他們在自己的圈子公司領高於常人許多倍的薪水，自己人總比別人有更大的從政當官機會。統治階級的政商一體，尤其是掌控了金融財政之權，乃是他們長保利益的關鍵。

(四)、統治階級藉著政商一體、族群內婚、跨代遺傳等而凝聚，這些都不具「正當性」，因此，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本能的學習到「購買正當性」的方式——那就是藉著昂貴的文化藝術消費而註解他們的「高貴性」(Nobility)。統治階級的財富靠關係和掠奪，他們的身份則靠藝術品、古董、高爾夫球等「搶眼的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所製造的「品味」所支撐。

統治階級長在，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或許即是英王喬治五世於一九三五年的喪禮。喬治五世的時代，整個歐洲的封建王室皇族制度已先後持續了二、三百年之久，漫長時間的族群內婚，喬治五世可謂集其大成，全歐洲各國的王室貴族都和英王室有親戚關係。因而喬治五世遂有「全歐洲的舅舅」之稱號。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親往喪禮，在蜿蜒數公里的出殯行列裡，他的座車排在相當後頭，歐洲各國君主和著名公卿都以親友身份排在前面。喬治五世的出殯場面，讓小羅斯福總統見識了歐洲統治階級的龐大，在歎爲觀止之餘，也不得不自慚形穢起來。

全球的統治階級裡，英國不只是「全歐洲的舅舅」而已。英國的統治階級也是最明顯且最有權力的一國。英國統治階級在一八七〇年時，大約七千家人即掌控了全英土地的五分之四。他們又可分爲三層，第一層爲鄉紳，約爲六千家，每家平均擁有的土地在一千至一萬英畝之間。第二層則是七五〇家擁有世襲爵位的貴族，他們的土地在一至三萬英畝之間，由於土地收入可觀，他們都不住采邑之內，而是將田產委由管家總管，而自己則長年在倫敦當寓公。第三層則由大約二五〇個家族所組成，他們擁有三萬英畝以上土地和世襲爵位，乃是統治階級的核心，均屬王孫貴冑。第一層的鄉紳建構起了英國統治階級的地方基礎；另外兩層則是英國的中央上層階級，他們是王室的扈從，是貴族院的議員，金融銀行機構的當家，以及軍隊將領和海外殖民總督的預備人選。他們嚴格的族群內通婚、政商軍三棲，是現代貴族統治階級最嚴格的社會。英國的貴族統治階級到了今日已不再像以往那麼搶眼，但若就實質而言，他們仍然還是存在著，在關鍵部門裡也依然擁有巨大的操控權力。

英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階級、身份以及財富和權力等能夠相互配合，凡屬貴族必爲鉅富，也必爲黨政軍財領域裡的要員，他們連講話的語調都和平民階級不同。與英國相比，其他的歐洲貴族統治階級就散漫多了——它們有貴族統治階級，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大群不在統治階級內的貴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

一是貴族統治階級佔有的土地有限，由於缺乏土地財富的支撐，許多貴族統治階級一旦失去政治權力就難免沒落而讓位給其他的統治階級成員。

二是它們的貴族身份給的過份浮濫，以至於大量無田產的貴族遂告出現。一八〇〇年普魯士的世襲貴族多達二萬家；一八五八年俄羅斯的貴族家庭有六十萬之多；一九一四年奧匈帝國的世襲貴族多達廿五萬；一九〇六年，義大利的世襲貴族有一萬二千家。不屬統治階級的貴族因而也就模糊掉了這些國家的階級界線。

古老的歐洲存在著龐大的貴族統治階級，這種階級制度一直延續到今，縱使現在已是民主時代，貴族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支配力已漸衰退，然而核心的財權與經濟權，卻始終由貴族統治階級所掌握。

貴族階級不是那麼容易沒落的。當一個上層階級形成並在漫長的時間藉著生殖器關係而凝聚，而同時又被共同的金錢利益等所捆綁，它就有了具備著「自我保存」和「自我維繫」潛力的特性。舉例而言，十八世紀的歐洲動亂，各國王室及統治階級即相互支援而結成保守同盟關係，爲大家共同的利益而戰，想要理解那段時間的歐洲史，各國貴族統治階級是一個核心指

標。再例如，瑞士的銀行保密制度，它的發生其實也就是爲貴族統治階級搬移挪動財富的方便而設；「階級」是一種身份與權力結合而成的利益命運共同體，它不僅是客觀的存在，甚至是具有清楚的意識之「自爲存在」（Being-for-itself）。

古老的歐洲有古老的統治階級，它從中古封建時代一脈相連，許多統治的貴族世家至今猶存。也正因此，在歐洲有關這些統治階級的研究頗爲盛行，研究他們族譜的，研究其家系的紋章，以及相互通婚的，儘管主流的學術界已被收買馴化而無所措意，但在民間著作裡卻頗熱中，曾見過英國作家安德魯巴羅（Andrew Barrow）所編的《豪門閒人閒語手冊》（*The Gossip Family Handbook*）裡的英國家系通婚表，那真是個不可思議的豪門親屬網路，英國皇室一路牽到美國的豪門、埃及的王室以及伊朗的皇家。統治階級有其世界性的基礎！

歐洲的統治階級是個超穩定結構，至於美國，它雖然沒有歐洲的那種貴族世襲制，但一個超穩定的實質貴族統治階級卻以另一種方式更強固的存續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政治學教授克羅士（Bertram Gross）在《和善的法西斯》這本著作裡作過估計，真正主控美國的豪門巨室大約是四至六千家人，這些人掌控了大公司和大媒體，他們掌握的財權可以收編政黨政客和將軍，它是個比歐洲更嚴密的「金—經—政—軍—學」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下，「高幹網」（Chief Executive Network）在每個領域自由串走，今天還是國防部長的人，一離開職位，就可以到大軍火公司擔任總裁顧問之類的職務。超級財團財富集中已到匪夷所思的地步：美國一百大企業即占了工業資產總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十大銀行獨佔銀行資產的三分之二以

上；十八家最大的保險公司佔保險資產的三分之二；十二所私立名校即獲得全美教育捐贈資源的一半以上，華爾街和華盛頓廿八家大型律師事務所掌握了美國一切法律發展。美國大企業領導層出身哈佛者五一六五人，出身紐約大學者二五二二人，出自耶魯者一九四一人等。美國統治階級的嚴密程度勝於歐陸，它是資產階級的樂園，豪門鉅室有如隱形君皇般坐在權力峰頂，他們的住宅區以私人道路和外面的公路相連，他們的生活世界外人無從窺探，他們搭乘自己的私人噴射機或直昇機，有私人護院、私人俱樂部，他們是命運共同體，民主政治不能改變這樣的結構，反而是大衆在被操控下，藉民主政治來爲這個統治階級蓋章認可。美國統治階級的政商勾結在美國批判派的學界裡曾不斷被拿出來討論，然而，它們也不能改變甚麼。美國的統治階級，讓人不由得想起文豪費滋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在《大亨小傳》裡的一段話：

> 我不能寬恕他，也不能同他做朋友，但是我可以看出來他所做的事，在他自己眼中，是完全有理的。這件事從頭到尾很粗心、很亂。湯姆和戴西，他們這班人都是粗心的——他們砸碎了東西，撞死了人，然後縮回他們自己的錢堆或者他們臭味相投的朋友當中，彼此漫不經心，丟下來的爛污讓別人去收拾。

或許今日美國的困境就是這班統治階級丟下來的爛污——在過去半個世紀裡，藉著預算赤字，他們的財富比平常速度更爲加快的累積，他們富了，而美國人以及後代的美國人則更窮

了。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自己也算是統治階級之一，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過：「我同意，人群之中有一種是自然的貴族，其基礎即是美德和才幹。在以前，體力乃是貴族的要件，但自從槍砲被發明之後，體力的強弱已不重要，而優美、幽默、溫文儒雅和其他品質的比重則日增。此外，尚有一種是人爲的貴族，他們沒有美德和才能，靠的是財富和家世。我認爲自然貴族乃是自然給人的珍貴禮物，他們可堪作爲社會的指導並受到信託，至於人爲的貴族則是政府的不幸成份，在政府裡不應將他們晉陞。」如果根據傑佛遜的標準，那麼或許可以說，今日的統治階級都是「人爲貴族」，他們有家世和財富，但卻少了美德和才能，除了藉政商勾結而圖利外，就再無其他。

西方有統治階級，東方亦然。以日本爲例，戰前的皇室皇族乃是實質的統治階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年）公佈的「華族令」，華族分爲公、侯、伯、子、男等五爵，計公爵十一家、侯爵廿四家、伯爵廿七家、子爵三二四家、男爵七十四家。這種華族制度的建立，基本上乃是延續著德川時代的特權秩序而來，第一，藉著華族制度的建立，一個作爲皇室屏藩的上流統治階級遂告出現並穩定化；第二，華族制度被確定且體制化，就等於給予舊的特權階級重新生長的機會，他們擁有一個體系裡最無法購買到的「身份」，即可憑藉這種身份而與新興的財經以及軍事豪門通婚，從而延長它們的舊勢力並籠絡收編新勢力，而形成「新舊同盟」。

不過，自從日本戰敗，駐日美軍於昭和廿一年（一九四六年）相繼廢華族，實施剝奪皇族及華族特權的新財產稅，日本的舊華族制度即告解體。不過，自一九六○年代後日本經濟逐漸

復興，舊華族卻又告抬頭，就以稍早前的日本首相細川護熙為例，即為舊華族五攝之一的近衛文麿這一系的後裔。財閥政客與舊華族通婚，在日本仍是上流社會的要事。貴族階級是一個具有神話意念，又潛藏著「自我優越性」的意義，在人人爭著要在社會階梯上攀爬，藉著攀爬以證明自己優於他人的時代，貴族的存在讓這些攀爬的人有了嚮往的目標，貴族階級是不會那麼快沒落的。

至於台灣，當然也有統治階級這種藍血動物，只是，這種階級的存在以前被我們刻意或非故意的疏忽了：

(一)、以往，台灣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在威權政治下，官僚政客與資本家階級均採取了較低的姿態，他們的活動隱晦，大半在檯面下運作，這個階級的存在無法被日常經驗感知，因而人們也就忘了它的存在，言論的不自由，無法碰觸基本的結構性問題，也使得它的「不存在性」被增強。

(二)、戰後台灣始終存在著一組神話，認為土地改革瓦解了台灣的舊地主階級勢力，這種神話是如此廣泛的為人們所相信，以至於人們對台籍在地政經勢力也就缺乏了從歷史、家系等角度予以追蹤的研究興趣；至於外省統治階級，他們自我存活於另一個自我增殖的封閉體系裡，人們除了偶爾由中央日報的訃聞上得窺吉光片羽外，絲毫無法獲取線、面、體等層次的理解。加以兩岸未通，也無法獲取大陸那邊所流傳的資料，於是，有關統治階級的家系及其關係等的研究也就長期處於白紙般的狀態。

(三)、有關統治階級的階級、親屬關係，他們的經濟與政治權力等方面之探討，原本即是極其繁瑣的沙裡淘金的工作，研究者必須廣泛蒐尋訃聞、哀思錄、紀念集等非正式出版之資料，更要勤奮的閱讀各種回憶錄、自傳、民國史以及台灣史的資料，其中最難蒐尋的乃是台灣各豪門世家的資料，他們有許多著述均私房印制，限量贈送，不經特殊管道，殊難尋獲。而除了書面史料掌握不易外，與耆老們的交談採訪更是必須下的苦功。這麼繁重的工作，當然也造成人們對這個領域的望而卻步。

不過，被疏忽了的並不表示不存在。大約十餘年前，台灣出現黨外雜誌，掙扎出了一片言論空間，於是，有關統治階級的家系探討遂日益受到人們的關切。例如，個人即曾經根據各類史料重組過蔣介石的這個家系，也曾經根據過《陳布雷回憶錄》、《俞濟時回憶錄》，以及其他如劉健群、陳敦正、千國勳、蕭贊育、滕傑等人的回憶錄及札記而綜理出昔日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侍從室的架構。沙裡淘金，有淘沙時的艱苦，也有淘出金來的喜悅。

不過，有關台籍統治階級這一部份，他們的家系、姻親關係、以及經濟和政治權力這一部份，難度就更高了。舉例而言，無論從《台灣通史》、《台灣省通志稿》、《台灣省通志》等最基本的著述裡，都難以尋覓到足供參考的大量素材，研究台灣統治階級的家系，必須依靠的還是古老的訃聞、家譜族譜、各類民間著述、許多正式著述裡洩露出來的點點滴滴，以及當事人的親友門生等。

因此，陳柔縉窮五年以上的時間，根據上述方法，努力蒐尋台灣統治階級的家系資料，並

窮究他們的經濟來源，許多資料還是訪問耆老所得，如此皇皇鉅著，在台灣還是首次。解嚴後的台灣，政治與言論已無禁忌，的確也到了人們應該開始注意統治階級這個最基本問題的時候了。台灣存在著強固的統治階級，它們和外國的統治階級同樣的封閉，盛行族群內婚，藉著掌握國家機器而進行本階級的利益輸送，無論今古中外，統治階級的面貌其實都是一樣的，歐洲的統治階級統治已久，已比較擅於隱藏，而在台灣，則一切卻「白話文」多了。

台灣存在著官僚性格的外省統治階級，那個階級已在快速沒落中，新興的則是自清代以來即一直存在著的台灣在地統治階級，這個階級歷經日治和國民黨統治，它們有著極強的內聚性，族群內通婚亦極嚴格，曾有一位日本學者紹崎一郎作過台灣企業之研究，即發現其透過親屬網路而相互投資者高達百分之六、七十左右。台灣在地統治階級由土地資本而經濟金融資本，逐漸增強爲政治權力；由台灣社會經濟史，不難發現它的軌跡。近年來，有關台灣的著作極多，對台灣的眞正觀察最有解析力的，仍推矢內原忠雄、涂照彥、劉進慶這一脈相連的政治社會經濟史的著作，陳柔縉有關統治階級家系和政商關係的探討，與上述三家著作可以相互印證發明。台灣的歷史充滿著空白，有關統治階級的家系、身份、權力這一段空白，這本著作是個開始。

瞭解階級、身份、權力等問題是重要的，一切的社會科學只有以這些實體問題作爲框架，才可能讓人們更確切的瞭解自己的社會，而不至於在花招百出的概念遊戲裡，反而模糊了社會的本質與問題的方向。面對事實，才會進步，或許這才是必須研究階級問題的終極目標吧！

總論

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的家族，自德川家康幕府以來，一直是雄踞日本的九州熊本縣的藩主。有貴族血統支撐，細川首相得以熊本爲基地，揮軍進駐首相官邸。另一方面，他也和天皇有姻親關係。除了他的外祖父近衛文麿曾任內閣總理大臣之外，他過繼給近衛家族的胞弟近衛忠煇娶皇族之女甯子內親王；甯子是老天皇裕仁的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的長女，甯子是現今天皇明仁「堂妹」。

另一位前任首相竹下登的長女嫁前自民黨幹事長、副總理金丸信的長子，竹下登的三女又嫁大建設公司「竹中工務店」前董事長的次子。更早的一位首相幣原喜重郎則娶了三菱創始人岩崎彌太郎的幼女雅子。這類透過婚姻，建構政商勢力聯盟的姻戚關係，在日本上層社會就像櫻花一樣普遍。日本人爲這種勢力取名「閨閥」。

日本另外還有「財閥」、「家閥」、「學閥」等詞，用來形容不同媒介構築而成的勢力。台灣對這些名詞，耳熟能詳，唯獨對「閨閥」陌生很多。事實上，正如同人們和自己的十指那麼親近熟悉，卻完全說不出大拇指指端的那塊骨頭的名字一樣；台灣上層階級的「閨閥」堪稱世

界奇蹟，那些主宰台灣五十年政經社會的王公富胄，幾乎全是親戚；人民那麼熟悉他們，對這一點卻毫不知情。

調查發現，台灣存在一個雄偉的政商姻親建築。像童話裡國王的新衣，肉眼看不見。但與國王的新衣不同的是，新衣存在國王的主觀幻夢中，這棟姻親關係建築卻眞實、客觀的聳立在台灣島上。諸多達官顯要、豪族世家、名流、富商和文化菁英，透過建築內的通道聯絡，結成一家親。

數政界，「中華民國在台灣」近五十年，共有蔣氏父子、嚴家淦、李登輝四位總統，副總統則有陳誠、嚴家淦、謝東閔、李登輝、李元簇及連戰六位，除李元簇之外，其餘都被這一張姻親圖吸納進網。五院正副院長，現任的監察院副院長陳孟鈴、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近十年來的前任行政院長連戰、監察院長陳履安、立法院長倪文亞和劉闊才、考試院長邱創煥、司法院副院長呂有文、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等等，都有資格說「總統是我親戚」。眼前熱門的副總統人選，吳伯雄和章孝嚴也在其中。甚至民進黨的高雄地方政治霸族「余家班」，以及上次代表民進黨角逐總統的彭明敏教授，也在姻親大圈內有據點。

數商界，歷年排名前二十大的企業集團，總有一半在這個龐大的親戚關係網絡裡。國泰人壽蔡家、台塑集團王家、台泥辜振甫家族、大同公司的林挺生、統一企業吳修齊家族、東帝士集團的陳由豪、永豐餘集團的何家、新光人壽吳火獅家族，這些看似各自獨立的家族企業體，從這個政商姻親建築結構鳥瞰，實際上又串連成一個姻親大集團。

其他大企業，像力捷電腦集團、環亞百貨、嘉新水泥、太子汽車、三信商事集團、味王、台鳳、花王、匯豐汽車、廣豐實業、代理日本三菱電器的「中國電器」、三重幫的「宏國」、「聯邦」、「宏泰」等集團，也都像黏黏的「糯糬」，緊緊糾纏著那個由姻親構築成的城堡。

文化界的名人，則有新象藝術中心的許博允、雲門舞集的林懷民、電視歌仔戲的巨星楊麗花；甚至棒壇的領袖人物，「少棒之父」謝國城和「成棒之父」嚴孝章也屬之。

描述這一大團政商名戚，還可以換個說法。任意挑選中間一位達官貴人，就以前交通部長簡又新爲例，尋找他的親戚網，其結果，正是這張大網；或者爲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台籍第一位上將陳守山尋親，親戚名單都是一模一樣。

美國現任總統柯林頓和前任總統布希競選時，美國的家譜學者爲了展示他們的「專業」素養，經過地毯式搜索，發現兩人可以說得上是親戚。假如，也玩一下相同的尋親遊戲，「台灣模式」顯然更加趣味。楊麗花是蔣介石的親戚。清末緝煙名臣林則徐和現任政務委員郭婉容也是親戚。幾年前名噪一時「吳蘇案」的男主角吳天惠，和因私賣麵粉入獄的前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以及因貪污案被捕的蔣介石祕書王正誼，三人都因司法訴訟聞名，他們也是大姻圈內的親戚。

但平民百姓千萬不能癡心妄想，猜想自己可能是連結大官名人姻親關係的中途島。因爲，把台灣半世紀以來的四位總統結成一家親的，只有二十個家族，而且，各個是世家豪門。而其他可牽連進政商姻親大系裡的家族，沒有半個平戶。關係網絡裡，凡屬連接兩個大族姻親關係

的關鍵人物，若他本身不是王公巨商，一定系出名門；不是祖先爲歷史必須著墨的大人物，就是父親爲達官顯要。每一個環環相扣的關係橋樑，無一人是凡夫俗子，沒有一位冷場人物。由此，所謂「階級性」便跳凸出來。這眞是「台灣奇蹟」的另一篇章。

布希和柯林頓總統爲親戚，那是偶然。台灣的姻親建築，絕非偶然，跟羅馬一樣，不是一天造成的。身在姻親建築內的當事人，往往解釋他們的那樁婚姻，係出於自由戀愛或兩家早是世交，結婚是自然的事，沒有刻意藉婚姻來做政治或經濟勢力的聯盟或投資。個別去反駁每一樁婚姻的動機，無異去沙漠尋找企鵝，恐怕諾貝爾得主也無法竟功。但從結果面來看，若上百組「偶然」婚姻，可以把政商權力階級組織成親戚集團，這些婚姻活動就非「偶然促成」所能解釋。

台灣政經社會結構，表面看起來，沒有階級性。不像日本或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貴庶之間嚴格禁止通婚，上流階級通婚係遵循法令。兩者都爲了穩定統治基礎，嚴格區隔階級，於是限制不同階級通婚成爲必要的手段。日本幾百年前便有律令，天皇家族只能和五大攝政家，即五個姓氏的貴族世家通婚，五個姓氏分別是「一條」、「二條」、「九條」、「鷹司」和「藤原」。一直到明治天皇爲止，皇后還來自「九條」家族。在中國，晉南朝時，有士族違反門第婚姻，與平凡民家聯姻，遭彈劾奏請「黜之流伍」。北魏更明文禁止士庶「苟合」，「虧損人倫」，否則「犯者加罪」。

台灣的通婚操作方向恰巧相反，沒有公權力強制固定階級內婚；在婚姻的世界，似乎任何

人都可以自由遨遊。但卻得到和有法令驅使的封建社會相同的結果。換言之，台灣隱然存在一個權貴階級。它也是眞正統治台灣的階級集團。從家族聯姻的角度來說，此一姻親建築的主體鋼樑結構，由「舊五大」、「新五大」和「外四大」家族形成。

所謂「舊五大」，指日據時期興盛的五大豪族：從北到南，分別是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及高雄陳家。舊五大中，仍有辜陳兩家持續鼎盛的政商實力。

「新五大」家族崛起於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包括連戰家族、國泰集團蔡家（分枝爲霖園和富邦兩集團）、新光集團吳家、「台南幫」統一集團吳家，以及永豐餘集團何家。

「外四大」爲外省籍在台灣的四大家族，分別是蔣介石父子家族、前副總統陳誠及嚴家淦兩家、前國防部長俞大維母家的曾國藩家族。新、舊、外十四大家族，不折不扣也正是台灣半世紀以來眞正的核心統治階級。

而保守估計，因爲連戰、章孝嚴、吳伯雄等人都屬身此一大姻親集團，往後十年，台灣的政治權力仍不會脫離這一集團。財經的勢力比政治穩定千萬倍，所以，可能五十年後，討論財富階級，談的還是此一集團內的個人、家族與財團。

由於「財勢」比「政治權力」有更持久的生命，所以，新興財團家族比新興政客更容易和舊世家豪商結姻緣。王永慶、吳修齊這些大老闆有辦法和茶商首富「陳家」、煤礦巨商「顏家」、高雄「陳家」結成親家。但是，蔣經國掌權以後，擴大用人基礎，政壇出現一批出身寒微、苦學向上的台籍新政客，像許水德、趙守博、陳水逢、蕭天讚，甚至於包括更早的林洋

港，他們就不屬於這個姻親網路。

為台灣上層階級政商姻親關係整體圖像，梳理其中的秩序，獲得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正和台灣近五十年的政經發展、最深沉的問題相同。這個無法一人一力塑造的圖像，如一面鏡子，忠實反映了省籍隔閡的問題。

本外省族群強烈的內婚傾向，無遺表露於圖像上。以本省族群為主的大姻親網內，包括數十個台籍大家族。它們又以台灣舊五大家族為核心，透過五大家族的中介、轉運、串連成親。台省大族通婚，內聚力強；它們並非組串成「一條鞭」式的關係線，而是多頭交織，名符其實在結織關係「網」。姻親關係經過不斷重疊而強化。簡單舉例說，高雄陳家陳田錨（前任高雄市議長）的叔叔陳啓安，把女兒嫁給基隆顏家顏德潤的兒子；陳田錨的妹妹又嫁屏東張豐緒（前內政部長、中華奧會主席），張豐緒的媽媽藍奎則是顏德潤的太太藍錦綿的堂姑。

這個毛線球狀的關係內部，只有極少數的外省權貴官僚和財閥「闖入」，像國民黨元老中常委谷正綱，他是陳田錨的親家；前國民黨中央黨部祕書長唐縱（湖南省籍），他和前彰化銀行董事長張聘三（台中市人）結為親家。財團之間，有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分別和前華夏海灣集團董事長趙廷箴及嘉新水泥董事長張敏鈺是兒女親家。大同公司董事長林挺生的女婿孫黔是福建省籍、前台鋁總經理孫景華的兒子。其餘台籍企業家全然不與外省官商結親，只選擇同族群財團和高官。林挺生與辜振甫的子女通婚，跨越省籍樊籬，而他們恰巧又是企業界前後兩位龍頭，似乎暗喻台籍商人在蔣家掌權的時代愈能超越省籍鴻溝，他和國民黨當權階級關係愈好，

林文月の姉

他的權勢地位也愈高。

大集團外部，附著兩個外省籍姻親集團。一個簡稱為「總統幫」，一個稱為「福州幫」。總統幫內部密不透風，全然為外省同族群內婚。關係從蔣介石家族開始，蔣經國之女嫁俞大維（前國防部長）之子→俞大維的表妹是陳履安的小舅媽→陳履安的叔叔陳勉修的連襟是嚴家淦的親家。從陳履安家族，另分支關係到倪文亞；倪文亞和陳履安的大姨父是親家。倪文亞的關係再分支走到呂有文（前司法院副院長、四川省籍），呂有文的大舅子是倪文亞的女婿。

總統幫和本省姻親大集團有三線通路，也就是有三樁婚姻，使兩者關係掛鉤。第一樁是前台北市長黃大洲太太的三姊林文花嫁蔣緯國元配石靜宜的堂弟石爾鐸。第二條通路的橋樑由倪文亞的太太郭婉容構築而成。第三樁婚姻是俞大維的表妹夫費驊（前財政部長）的弟弟費騄，娶婦聯會總幹事辜嚴倬雲的表姊妹沈佩申。

第三條通路上，就碰觸到「福州幫」。辜嚴倬雲的祖父是清末碩儒嚴復，沈佩申的曾祖父是清末大臣沈葆禎，他們和緝煙名臣林則徐，均出自福州，他們和板橋林家累代通婚，結成緊密的姻親集團。沈佩申及辜嚴倬雲兩人的媽媽為姊妹，都是板橋林家人。板橋林家在舊五大家族中，最具「中國色彩」。林家家族龐大，來台發跡後，部分子孫返居福州，兩地植根，因此成為福州幫和台省姻親大網的重要橋樑。

小結來說，毫無大陸經驗的純粹台籍世家富商，幾乎不與外省官商產生直接姻親關係。把本外省繫成姻親的牽線人物或家族（像板橋林家），絕大多數都有中國經驗，這之中就包括了

俗稱的「半山」。拿蔣家與台籍大姻網銜接關係來說，線路是「蔣緯國的元配石靜宜↓石靜宜叔叔之子石爾鐸↓石爾鐸娶林文花↓林文花的舅舅之子連戰↓連戰之女嫁台北名商陳查某之孫」，其中，林文花的父親林伯奏雖是彰化北斗人，但曾任清末名臣盛宣懷之女盛關頤的祕書，讀上海同文書院，日治時期在上海經商。包括林文花也是「小半山」，台灣光復，才隨父母返台。連戰的「半山」身分更不消說，他生在西安，母親是瀋陽人，父親連震東是返台接收的「半山」要角。辜振甫雖沒有遊居大陸的經驗，但太太是福州人，也類屬「半山」。

郭婉容成了本外省姻親通道的異數。她早先嫁台大憲法學副教授劉慶瑞，劉氏矢志修訂一部適用台灣的憲法，是一位本土性強的台籍學人。郭婉容的娘家，有弟弟是台灣長老教會牧師，有舅舅曾任長老教會議長，是教會坐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若非劉慶瑞英年早逝，郭婉容不會有此中介角色。

若再檢視龐大姻親網之外的零星婚姻圈，更可以體會台灣權貴階級的族群隔閡有著深深的刻痕。前述的大型婚姻網路假設像是太陽系裡的太陽；太陽是太陽系動力的來源，也是太陽系的主宰，正如這個大姻圈對台灣政經社會的意義。那麼，環繞太陽運行、臣服於太陽的行星和衛星，就是這裡所謂的零星婚姻圈。它的特色是沒有半位台籍大企業家、金主或技術官僚在其中。

每一個行星、衛星一般婚姻圈內，至少都包含有三位政務官層次或相當政治地位的政治人物。這些小集團的外省權貴婚姻圈目前約有二十個，屬於現下的高層官僚或政客。例如前行政

院長李煥和前退輔會主委許歷農爲姻親；李煥的連襟是許歷農的堂兄，李煥的子女均親暱稱呼許歷農「叔叔」。剛卸任陸委會主委的張京育則又是許歷農的兒女親家。前行政院長俞國華和前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同出蔣介石官邸，他們也有姻親關係。俞國華的親家姚淇清是陳立夫的甥婿。陳立夫又與前行政院長俞鴻鈞的弟弟是親家。備受李登輝倚重的前國安會祕書長丁懋時，他的太太是前省主席黃杰上將的外甥女，在黃家長大，猶如親生女兒。前空軍總司令烏鉞則娶黃杰親生女兒。

前考試院副院長毛高文爲中將之後，他的姻親網反映強烈的軍系通婚的封閉性格。前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是他大哥的岳父；毛人鳳又和前空軍總司令陳嘉尚結爲親家；前警總總司令、國安局長汪敬煦也是毛人鳳的親家；汪敬煦又是一級上將何應欽的侄女婿，何應欽在國民黨政府節節敗退之秋，曾經出任行政院長。汪敬煦的一位連襟是前國大祕書長洪蘭友的兒子，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又是洪蘭友的女婿。

又如，現任考試院副院長關中的岳家也有相似狀況。關中的岳父張國英本身曾是陸軍總司令、退輔會主委，其親家有海軍總司令劉廣凱、前國防部次長艾靉中將。

再進一步剖析上流社會省籍問題的現象，台灣上層的巨賈重臣、將領名紳，第二代也不乏與異族群通婚之例，像李登輝有位女婿是廣東籍華僑，陳田錨的一位弟弟娶外省籍太太。這時候，他們和庶民階層的通婚行爲沒有過大的差別，雖然仍低於庶民本外省通婚率；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王甫昌調查，本外省一般民眾通婚率「比百分之九．七稍高一點」。但是，從

上流階級姻親關係表上可以發現，只要一遇到通婚對象是「門戶相當」的名門宦族時，省籍就如鬼魅一般出來作怪。

省籍問題源於分彼我，為何會分彼我？歷史有著很多「上岸」的故事，「五月花」船靠航美國東岸、哥倫布登上巴哈馬群島、華工停泊舊金山外海的天使島，期待進美國新大陸等等。一「上岸」，立刻會產生人我之辨；舊主相對於新客、強與弱、文明與落伍、征服與被征服、搶奪與被剝奪，對立的角色與地位，在上岸的剎那，立刻開始如傳染病菌般孳生。那是人類世界的「相對論」，恆常不滅的定理。

一粒細砂吹進眼睛，任何人都不得不反射眨眼的動作。不同族群的間隙、偏見必然存在。問題是，眨眼之外，要如何對付那粒砂子？哥倫布在巴哈馬群島中的海地建立第一個據點，留駐一部分人員，等再次登臨海地時，發現留守人員已被土著刺殺。台灣的情況沒這麼悽慘，但也非融洽共處。自國民黨勢力「上岸」以來，庶民社會區分為「本省人」和「外省人」，權力的社會劃分成三種，多出「半山」。對平民而言，天高皇帝遠，以前窮，現在還是老樣子；二二八並非殃及所有台籍人民，比例很小的人遭遇死傷的災難，但族群記憶已記載著一種嫌惡感。民間長一輩台籍人民且不願子女與外省人婚嫁，遑論上層階級的台灣人；他們普遍有受難的切膚之痛。

舊五大家族中的基隆顏家、辜家、板橋林家都有被捕、監禁、坐獄的經驗。國民黨為逮捕前國大代表、臺陽礦業公司董事長顏欽賢，一個夜裡，把顏欽賢的嬸嬸一家大小先行拘捕，追

問顏欽賢的下落。林家的林熊祥（後曾任省文獻會主委）和辜家的辜振甫也因被控鼓動台灣獨立，坐牢快兩年不等。

五大家族近距離的親友也有不少人受相同之苦。像辜振甫的嫂嫂辜顏碧霞，也就是現任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的媽媽，早年也坐過政治黑牢。板橋林家的首席「總管」、前日本貴族院議員許丙和林熊祥、辜振甫同案入獄。辜振甫的大舅子嚴僑在白色恐怖那段時候，曾被疑為「匪諜」，抓去過夜問話。霧峰林家的大家長林獻堂也曾登上行政長官陳儀的「漢奸總檢舉」的黑名單，幸虧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是「半山」紅人，林獻堂的堂姊又嫁丘念台的叔叔，丘念台出面阻止，才得倖免，否則林獻堂的命運大概相差不多。

在權力的範疇，上層台籍菁英士紳有著嚴重失落感。「半山」得勢，意味著有一群從大陸回台的台籍人士，搶下「台籍」的光環；當國民黨當權者冀望展示他尊重「在地人」的懷柔策略時，總是優先選擇了「半山」。這個情況一直到蔣經國掌權才獲得紓緩，也才有所謂「本土化」的用人政策。

拿林獻堂來說，第一屆省參議會（省議會前身）推選議長時，眾人莫不以林獻堂為當然人選。日治時期，林獻堂是全台抗日的精神領袖，被日本流氓打過一巴掌，使他的民間聲望愈隆。但到競選的當口，便有一股政治力量的暗流阻攔眾人的勸進，要求他讓賢給「半山」黃朝琴。

經濟和文化的既得權勢及利益，也遭「半山」瓜分或搶奪。板橋林家的家族金融事業「華

南銀行」，光復後籌備改組，就被「半山」、情報系統的高幹劉啓光搶佔董事長。華南銀行吸納許多華僑資本，行產分居海外，戰後遭當地政府沒收，行產空虛，劉啓光見狀，再兼併「台灣信託」。台灣信託總經理陳炘突然被捕失蹤，財產旁落，於是上層台籍商紳舊貴把帳都記在「半山」這個中間族群頭上。

文化事業的失利，可以前交通部長簡又新的外祖父林呈祿爲例。林呈祿一直掌握台灣菁英支持的抗日機關媒體，不是當報紙總主筆，就是雜誌總編輯，屬抗日派中，林獻堂以下第二階層的重點人物，日本總督府爲了拉攏他，還曾遴聘爲總督府評議員。光復前，林呈祿擔任《台灣新報》社長，光復後，半山紛紛接管各種事業，《台灣新報》就被李萬居（後來成爲黨外省議員）接收，林呈祿社長職銜被摘除，只落得一個顧問的名義。

「半山」一詞，成爲台灣政治史上特定的族群，絕非空穴來風，無風起浪，或純粹因趣味而生。它象徵本外省上層階級的鴻溝與芥蒂。反映到上層通婚圈，就發現，即使少數外省和本省有通婚關係，那個「本省」絕大多數是「半山」。以辜振甫的姊夫黃逢平之例最顯著。黃逢平的親家蘇紹文是台籍半山，曾任中將及省府委員。蘇紹文分別與外省中將彭戰存、「半山」台北市長游彌堅是兒女親家。游彌堅太太的哥哥王賡曾隨侍蔣介石夫婦出席開羅會議，是宋子文系的留美派紅人。

當今副總統連戰的姻親線，一邊有長女連惠心嫁台籍前監察院副院長周百鍊的外孫陳弘元，另一邊有姑丈林伯奏和蔣緯國元配的親叔叔是親家，一本省一外省，連家居中，正是「半

山」背景，林伯奏也是半山。

本省籍上流階層「菁英意識」強，自視甚高，至少不認爲比後來的外省官僚差勁，則是省籍隔閡最深層的心理狀態。菁英意識並非由來無方，知識是他們驕傲的泉源。台灣史上，隨著日本開始統治台灣，逐漸興起一個新知識階級，它銜接先前的舊儒漢紳階級。舊紳階級讀漢書，以中國爲宗主，矢志赴大陸參加科考，求取功名；一八九五年政治變天，阻斷這條內渡祖國的仕途，新來的主人總督府及轄下各地方官、甚至公學校裡的日本老師均鼓吹地主儒紳，把第二代送去「內地」（日本）留學；不鼓勵一般家庭，純因經濟條件差，供子弟讀公學校（相當於現在的小學）已很勉強，何況留洋。於是，原地主階級子女魚貫赴日，讀醫學、法律、工業、經濟、美術、政治等西方現代新知識。基本上，做爲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經由日本，已追上世界文明的潮流。

留日風開始於日本據台第二年。台北大稻埕茶葉鉅商李春生於一八九六年，即跟隨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訪遊日本，並把孫子多人留居日本讀小學，開啓新知識階級的先河。一九一〇年開始，蔚成一股東瀛留學熱潮，持續不墜到戰爭結束。李登輝總統和前台大政治系主任彭明敏等人算是最後一批。他們在日本的大學學業尚未修畢，日本即已投降，因此轉回台灣大學插班。換句話說，新知識階級大約都是今年七十到一百歲的台籍人士。人數之多，在大家族裡隨手可擄。

反觀中國同一時間的五十年，腐敗的滿清接上兵荒馬亂的新中國；先是昧於西方文明，及

至民初覺醒，立刻又陷入刀戈爭戰中。老一輩台籍士紳菁英喜歡這樣問：「他們能讀什麼書？」不要說陳儀、蔣介石者流，留日只是讀陸軍士校，即使稍晚的國民黨權貴官僚不少人畢業於中國名校，北大、清華、交大、朝陽大學等等，在台籍上階層讀書人眼中，談不上什麼水準。

台灣知識菁英和地主士紳階級有他們反國民黨、反外省籍的被壓迫性原因。但是，一股腦兒把責任轉咎給另一方，似乎犯了把問題簡化成是非題的毛病。拿政治權力的寂寞感這一點來說，蔣氏父子政權的用人結果，的確偏外省輕本省，不讓本省紳民滿足；財、金、軍、黨、教育、外交各部門首長，從未「施捨」給台籍；蔣介石生前最重要的黨內培訓幹部計劃——長達十二年的「國防研究院」，共調訓七百三十三人，台籍只廿八位，台籍明顯被壓縮在地方政壇活動。

但對蔣氏政權而言，省籍平衡只是他用人謀略必須「照顧」的面向之一而已。三十八年，六十萬外省軍民流亡齊集台灣，過多的軍頭湧進過小的島嶼，蔣介石被迫一口氣解放幾百位次一級將軍的軍權，編入各公營事業當顧問，坐領乾薪。在大陸叱咤風雲的高層將領、各省政府主席，不計其數，也必須用各種方法「閒置」他們，讓他們只坐國大代表等等高尚無權的位子。連何應欽、白崇禧、薛岳等人都沒大位坐，蔣介石怎麼顧得及「素昧平生」的台籍名流重紳！道義上，蔣介石更迫切需要照顧跟隨他的部隊，軍人又多，於是軍人不得不溢出軍事系統，侵佔行政、黨務部門。像黃杰、陳大慶當了台灣省主席；楊繼曾當了經濟部長；情報出身的唐縱出任中央黨部祕書長；更多軍頭出使邦交國做大使。

偶爾美國施壓，還必須起用一些美國認可的民主派人士，像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而蔣氏軍事政權喜好學人為它「蓋章」，強化它的正統性，沖淡威權政治的色彩，於是又有許多「學者」被找進政府，因此又佔掉一些職位，像胡適當中央研究院院長，張其昀和梅貽琦當教育部長。黨內派系平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失勢的ＣＣ系，有程天放出任教育部長和考試院院長。為了和中共隔海對抗，國民黨以「尊孔」對付中共的「批孔」，把孔家聖裔孔德成捧到考試院當院長。再加上蔣介石個人對「死忠」的奉化鄉親特別有感情，對親信的子婿特別關懷，對名門世族後代特別照顧，形成台灣政治嚴重的家族分贓現象，權貴子弟大受重用。五花八門的考慮擠壓「省籍平衡」這一點考慮，使蔣介石幾乎忘掉拔擢台籍政治人物。

其實，政治上用人本來就不是很科學、客觀，「關係」是最重要的前提。白話一點說，「關係」最基本的就要先彼此「認識」。而語言障礙大大妨害了台籍人士的通天之路。舉個實例來說，民國三十八年發生「四六事件」，大學生抗議警局處理違警案件不當，警總夜間到校抓滋事學生，省主席陳誠宣布整頓學風。當時擔任教育廳副廳長的謝東閔兼任省立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院長，提出辭呈辭去兼職。陳誠尋覓繼任人選，依前《國語日報》社長、前立委洪炎秋的說法，陳誠請謝東閔自本省籍人士中擇一自代人選，謝提議洪炎秋。陳誠很慎重，再問過台北市長游彌堅和省議長黃朝琴，大家都說可以。之後，陳誠還請洪炎秋的北大老長官傅斯年帶洪去見他，做最後定奪。

這是一樁非常典型的台籍被起用的過程。陳誠既點名「本省籍人士」，本省籍沒有異族群

競爭的問題。但不論原始建議者或諮詢對象，從謝、游到黃等人，乃至於洪炎秋本人，都是戰後自大陸返台的台籍「半山」，傅斯年則是外省籍。可以見得，陳誠可能不大去區辨純台籍和半山的不同，不論如何，他總是要找可以談話的人做部下，不會說國語的老一輩台灣人，自然不容易擠進候選範圍。

第一章

李登輝家族

台灣舊五大家族，板橋林家、基隆顏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及高雄陳家，架構起台灣政商姻親網路的骨幹；權貴重商透過這五大家族，結出一個龐大的親戚網。

其中，最「貴重」的名人，屬當今總統李登輝。李登輝通過基隆顏家的中介，進入台灣的貴族姻圈。關係線由李太太曾文惠拉出。曾母姓汪，是淡水名人汪明燦的大妹。汪明燦的長女嫁前台陽礦業常董周碧的兒子，而周碧的岳父顏東年，是開創「基隆顏家」的顏雲年的長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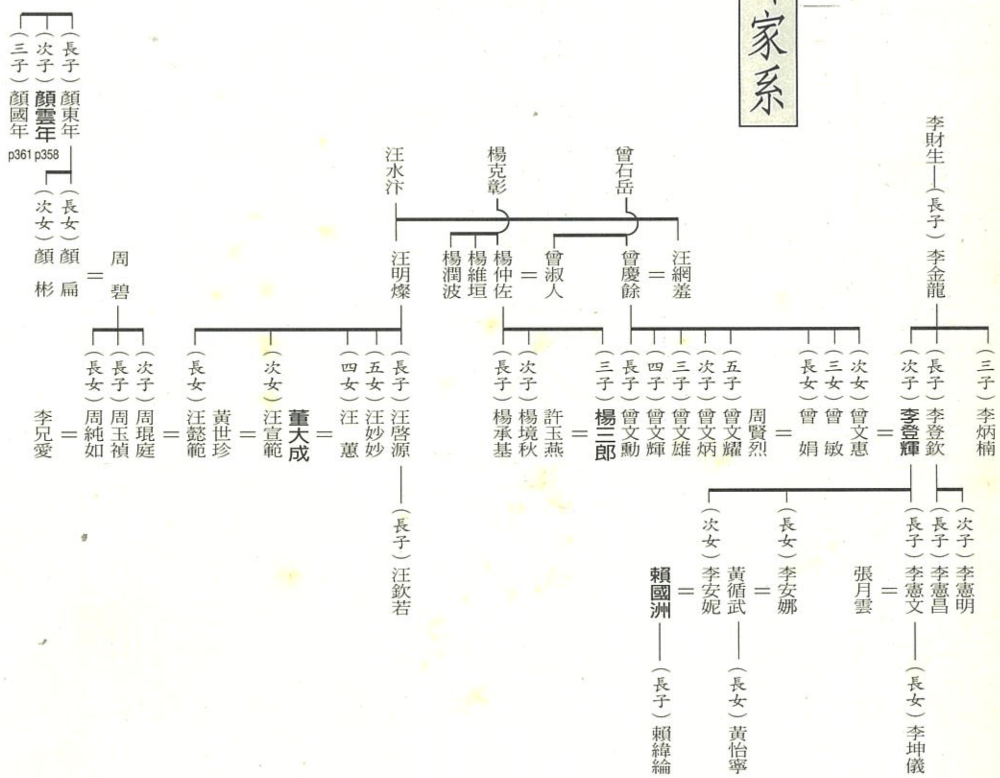
李登輝循線碰觸到顏家，名親貴戚就如櫻花飄落的剎那，不勝盡數。顏雲年系中，前彰化銀行董事長羅萬俥是女婿；孫子顏惠霖是前衛生署長許子秋的連襟；孫女婿有來自板橋林家的、有出身統一企業吳修齊家族的、還有永豐餘紙業集團的何家人，孫媳婦則有來自高雄陳田錨家族。顏雲年的弟弟顏國年系，則有女婿魏火曜曾任台大醫院院長。

把李登輝的姻網帶出「三芝源興居」的關鍵人物——曾文惠的舅舅汪明燦，是上流家族人盡皆知的名紳。曾文惠的外公在淡水街上經營藥店，舅舅汪明燦自國語（日語）學校第一期畢業，因日語說得好，人也長得體面瀟灑，順利進入林本源事務所，負責台灣第一世家「板橋林家」與日本官方的交涉事宜。

和汪明燦同期畢業，習通日文的省籍名人還有前政務委員蔡培火、許丙、陳逢源（前台北區中小企銀董事長）幾位。他們無疑是日本治領台灣以後，第一批會操日語的台灣人。任何異族統治的地區，最接近新統治主的，不是舊貴元老，而是能說新主人話的通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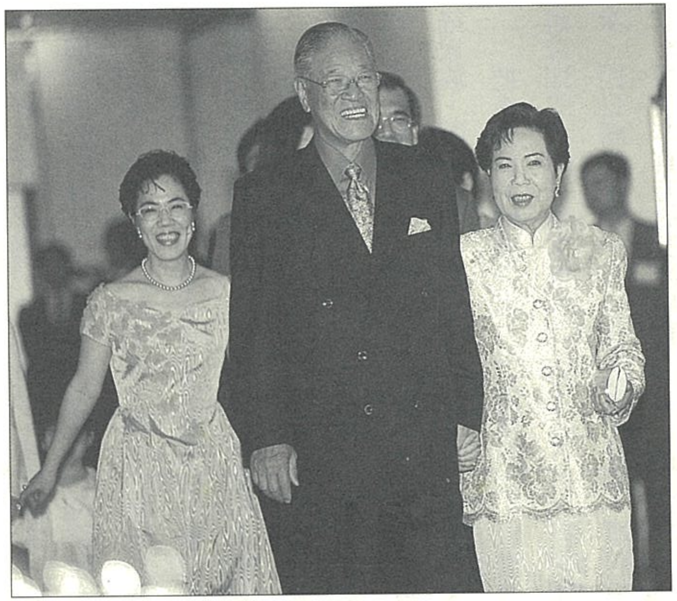
板橋林家當時居全台首富，擁有五千三百甲土地（一九〇〇年），幅員廣大、遍及北台灣

李登輝家系



的土地放租，林家分設帳房來管理經營，內部稱之為「家長」。板橋林家大房分家以後，汪明燦當上林熊祥（曾任省文獻會主委）一房的「家長」。

板橋林家家大業大，家長走起路來，袖邊生風。日本官方籠絡舊時大家族，全靠「家長」穿梭溝通，幾位家長的地位水漲船高，有的日後還獨當一面，開創屬於自己的局面，如林熊祥大哥林熊徵的「家長」許丙，終戰前還當上貴族院議員；日本治台五十年，只封賞四人這個榮銜。汪明燦則曾獲聘為台北市協議會員，相當今天的市議員。在日本人橋本白水寫的《台灣統治及其功勞者》一書中，從南到北，把大家族的家主提列功勞者之外，板橋林家的三位「家長」陳振能、張園和汪明燦也被視作有功於日本統治台灣。足見林家家長的社政地位。



▲李登輝夫婦及次女李安妮。

以日治前期來說，舉台受年輕人青睞的「公司」，大概就屬板橋林家。「家長」更是



曾慶餘
貸地業　小基隆信販購利組合專務理事
（現）臺北州淡水郡三
舊小基隆字埔頭
【經歷】明治三十四年一月六日曾石岳ノ長男トシテ
十一年淡水中學ヲ終ヘ同年三芝庄役場書記ヲ拜命
小基隆信組書記ニ轉シ　昭和三年三芝物產商會代
組合評議員ノ職ニ就カレ　昭和七年淡水郡業佃會
主トシテ表彰セラル　同年三芝庄協議會員ニ任
年淡水漁業組合監事ニ擧ケラル　九年小基隆信

▲日本時代的名人錄曾文惠的父親曾慶餘曾列名其中。

上班族最高的夢想職位，它擁有地位，也博得財富。汪明燦東家林熊祥的大兒子林衡道教授曾說：「汪明燦的大太太叫月治，二姨太叫蘭英，三姨太是藝妓出身，人叫阿珠倌。當年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才五、六十塊錢，汪每個月給大太太四百元，給蘭英二百元，阿珠倌八十元」。板橋林家主企業「大有物產株式會社」，也由汪明燦出任常務取締役。

汪明燦膝下共四子十一女，長子汪啓源為醫學博士。八十七年夏秋之交，引發「白鳳豆抗癌」熱潮的主角董大成教授，即汪明燦的女婿。董大成曾任台北醫學院院長，現年八十三歲，仍是台大生化學科名譽教授，致力研究抗癌藥物。在白鳳豆之前，雞母珠可抗癌的說法，亦由其提出。

台灣舊社會，門戶分明，汪明燦的姊姊汪網羞匹配的人，也非白丁小戶。汪網羞嫁曾慶餘，依日治時期的名人錄記載，曾慶餘畢業自淡水中學，廿一歲去當公務員，當過三芝庄役場（等同於今天的鄉公所）書記。之後從商，做過三芝物產商會代表。日本政府習慣找地方士紳出任公職，曾慶餘一度受命出任三芝庄協議員，類似現在的鄉民代表。曾慶餘即曾文惠的父



▲董大成。（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親。

曾家在淡水、三芝地區是累代望族。曾慶餘的父親曾石岳在日治初期，即擔任過三芝庄長，在地方也有金融勢力，曾是「小基隆信用購買利用組合長」。

李登輝的獨子李憲文於六十八年所寫〈我的母親〉一文中，描述曾家在台北縣三芝鄉有「富甲一方的財富」，所言不誣。但關於李登輝夫婦出身階級之別，李憲文一段小品式的描寫，恐怕與事實有出入。他寫道：「一個地主的女兒嫁給佃農的兒子，只因爲覺得佃農的兒子很用功，又常流鼻涕，很可愛……。」李登輝和太太的家庭背景確有間距，但「佃農之子」顯然太低估李登輝尊翁李金龍先生。「佃農」家庭的寒傖清苦，並不適用李家，否則戰前，李登輝不可能飄洋，負笈東瀛，進入京都帝國大學。

七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李登輝在台中證道，曾提到自己十幾歲就常常覺得社會不公平，例如，「小時候家裡是小地主，每逢年節，佃農就要送雞送鴨來，目的是希望明年能繼續有地

耕作。當時看到這種情形，心裡就產生同情心，但實在沒有辦法，只有在佃農要回家時，拿點東西送給他。」李登輝自述家庭屬「小地主」，應該才是準確的說法。

李登輝的祖父是一名肉販。李金龍讀公學校畢業。年輕時，已努力成爲三芝庄協議會員，相當現今的鄉民代表。並曾擔任台北州淡水郡刑事八年。李金龍最後還成了地方小政客。光復初期，先被推選爲三芝鄉農會理事長，淡水水利委員會委員。四十九年底，更出馬角逐台北縣議員選舉，五十到五十三年間當了一屆縣議員。李家並非全然一張政治白紙。

李登輝有兄弟各一，但長兄李登欽派充日本兵，戰死在菲律賓呂宋島，李登輝形同長子。

李登輝生一子二女，長子李憲文年輕病逝，兩位女婿益形重要。四十一年次的長女婿黃循武，畢業於台北醫學院，專攻骨科，與李登輝較疏遠，原因可能有他是廣東籍的馬來西亞僑生，又一直在台中榮總、台中澄清等醫院服務，地緣較淡。小女兒李安妮和小女婿賴國洲就和李安娜夫婦不同，他們陪同住在總統官邸，賴國洲又學新聞，和李憲文同行，以「半子」之名，有兒子之實。李登輝金婚五十的宴會，進場時，賴國洲夫婦緊隨李登輝之後，而走在黃循武夫婦之前。

賴國洲與岳丈總統朝夕相處，海峽對岸的人都不敢小覷他的份量。鄧小平生前，其子鄧樸方於八十二年四月，曾提議和賴國洲交互訪問。若非著眼於賴國洲有什麼實權，至少也把他看成「對等」角色——國家領導人的兒子。

八十三年之前，賴國洲的角色尚能守住本分，除本職在政大新聞系的教席外，重要兼職仍

屬專業範疇，新聞評議會祕書長一任多年。但自八十三年起，伴隨李登輝從權力巔峰，逐漸要步出任期，賴國洲開始加重他的政治味道，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催促他，其中包括八十六年，省黨部有人拱他參選台中市長。

但眞正一直拉抬賴國洲的人物卻是章孝嚴。章孝嚴接掌僑委會，即新聘賴國洲爲僑務委員，賴國洲出任中央黨部青工會主任，擔任黨祕書長的章孝嚴均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從民主開放的角度看，任命權貴，拉拔血緣近親，令人生厭，但若訴諸倫理道德，不照顧權臣後代及長官子婿，卻又變成無情無義。李登輝在道德上，「必須」提拔蔣經國的兒子，章孝嚴因此迭受照顧；相對應的，章孝嚴也「必須」投李報桃，恩恩相酬，在容許的範圍內，提攜李登輝的第二代。



▲李登輝的女婿——賴國洲。

賴國洲在李登輝姻親網裡的地位類似一座溝通政商的橋樑，把中小企業界的名人李成家帶進來。李成家白手創業，現任美吾華公司（有耳熟能詳的產品「美吾髮」）及博登連鎖藥局的董事長，也是不分區國大代表。最早商界流傳，他是李登輝的義子。事實

上，傳言對了一半。依理，李成家確算是義子，但沒有正式的拜認儀式。解謎的關鍵就在賴國洲。

李成家的太太和賴國洲的大嫂是親姊妹。在姻誼的基礎之上，賴國洲娶李安妮時，李成家的女兒來充當花僮，也拜賴國洲爲義父。如此一來，李登輝是女兒的義外公，李成家當然就變成義子。



▲台灣前輩畫家楊三郎夫婦。

李登輝姻圈內，其他的名流親戚，則還有台灣前輩畫家楊三郎。曾文惠娘家爲地方貴紳，父親曾慶餘在男孩中排行最小，一位姊姊嫁楊仲佐，楊仲佐的三子楊三郎就是當今畫壇備受尊重的台灣前輩畫家之一。曾文惠要叫楊三郎「表兄」。

台灣前輩畫家，像女畫家陳進以及李石樵、廖繼春、陳澄波、李梅樹及楊三郎等等。不論存歿，畫作都很受重視，畫價也屢創新

高。而不管紀念展或年展，李登輝從台北市長起，凡楊三郎畫展，必親至看畫。除雅好藝術，也禮遇這位妻表兄。李登輝當總統以後，楊三郎更不敢張揚他是總統夫人的表哥，倒是李登輝爲表親切，喜歡對楊氏夫婦說：「我們是親戚哦！」環觀畫壇，李登輝青睞的畫家，楊三郎之外，就只有吳炫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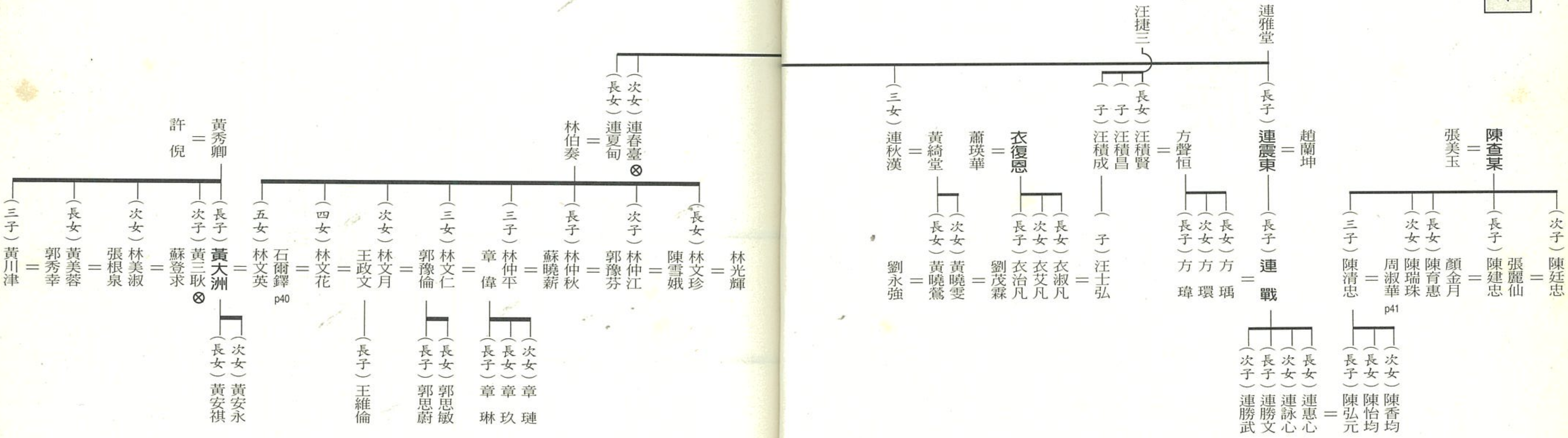
楊三郎畢業於京都關西美術院，光復前已享畫名，遊歷過法國、英國、義大利等歐洲各國美術館。能有此「壯舉」，家境優渥，不在話下。

楊家已三代有名。楊三郎的祖父楊克彰曾被連雅堂寫入《台灣通史》的〈文苑列傳〉：「設教於鄉，及門數十人，四方師事者亦數十人。……克彰設教三十年，及門多達才。……知府陳星聚聞其文行，欲舉爲孝廉方正，辭。」楊克彰最後曾任臺灣縣（今之中、南台灣）學教諭。楊三郎的父親楊仲佐則「十五能文，二十能詩」，著有詩集。他也是位名園藝家，佔地五千多坪的蘭菊園別墅，菊花盛開時，名流雲集。賞花原是日治時代上流的休閒雅事，辜振甫與辜嚴倬雲婚前也曾相約到楊府賞菊觀花過。楊仲佐實則以擁有酒專賣的權利而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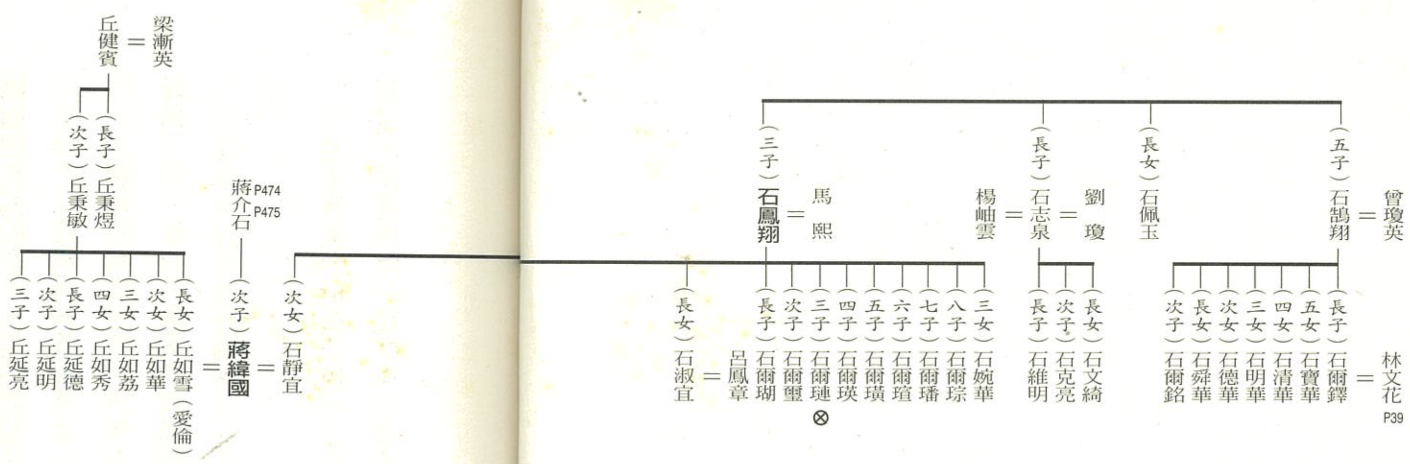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連戰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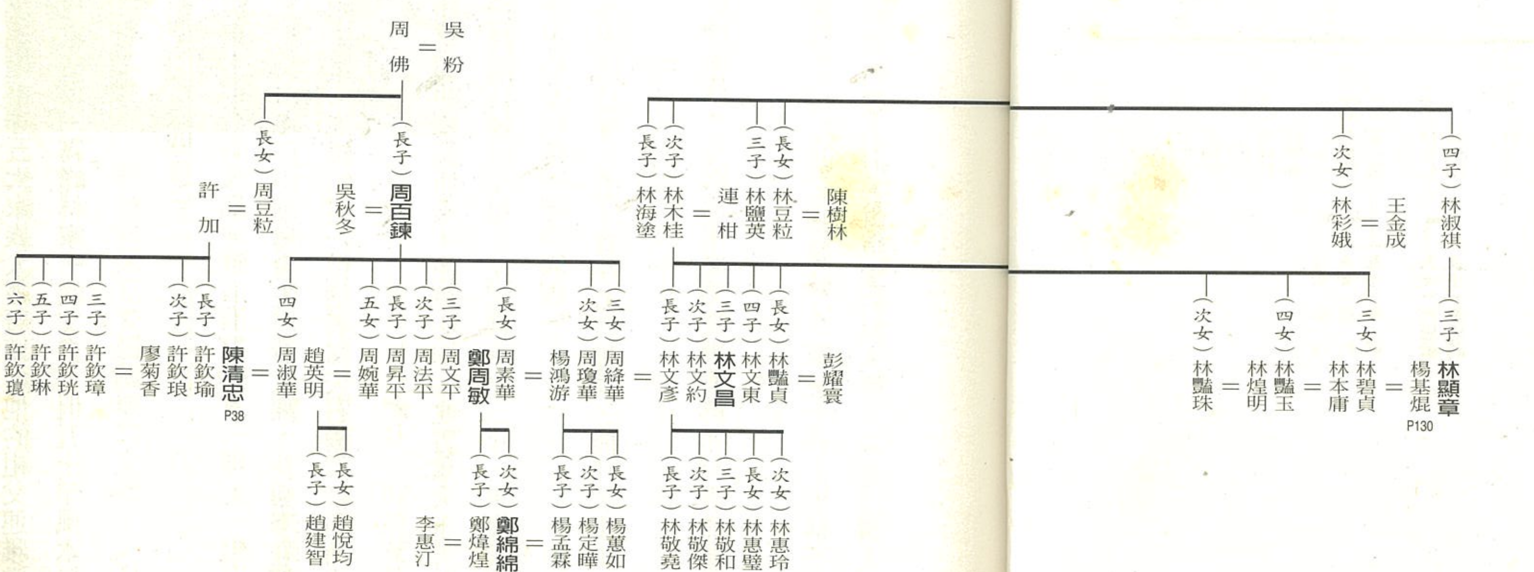
連戰家系


連雅堂
汪捷三
（長子）連震東＝趙蘭坤
陳查某＝張美玉
（次子）陳廷忠＝張麗仙
（長子）陳建忠＝顏金月
（長女）陳育惠
（次女）陳瑞珠
（三子）陳清忠＝周淑華
p41
（長子）連戰＝方瑀
（長女）連惠心＝陳弘元
（次女）連詠心
（長子）連勝文
（次子）連勝武
（次女）陳香均
（長女）陳怡均
（長子）陳弘元
（長女）汪積賢＝方聲恒
（子）汪積昌
（子）汪積成
（長女）方瑀
（次女）方環
（長子）方瑋
（子）汪士弘＝衣淑凡
衣復恩＝蕭瑛華
（長女）衣淑凡
（次女）衣艾凡
（長子）衣治凡
（三女）連秋漢＝黃綺堂
（次女）黃曉雯＝劉茂霖
（長女）黃曉鶯＝劉永強
（次女）連春臺⊗
（長女）連夏甸＝林伯奏
（長女）林文珍＝林光輝
（次子）林仲江＝陳雪娥
（長子）林仲秋＝郭豫芬
（三子）林仲平＝蘇曉薪
（三女）林文仁＝章偉
（次女）林文月＝郭豫倫
（四女）林文花＝王政文
（五女）林文英＝石爾鐸
p40
（次女）章璉
（長女）章玖
（長子）章琳
（長女）郭思敏
（長子）郭思蔚
（長子）王維倫
黃秀卿＝許倪
（長子）黃大洲
（次子）黃三耿⊗
蘇登求
（次女）林美淑＝張根泉
（長女）黃美蓉＝郭秀幸
（三子）黃川津
（次女）黃安永
（長女）黃安祺

石鳳翔家系



周百鍊家系
（三信商事林家）



副總統連戰的親族網路，終戰以前，絕不及辜振甫等五大家族人脈廣植。他的祖父連雅堂曾經只是廁身日治台灣第一、第二家族「板橋林家」及「霧峰林家」的文書。但五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的連家，政商親戚關係已有凌駕舊世家之勢。

連戰的親族網路可簡單描述成「倒『T』字型的三線關係」。

縱線從上而下是他的祖父連雅堂，父親連震東；前者有文名，後者有官祿。

橫線左邊由姑母延伸出去，關係可及前台北市長、現任中華奧會主席黃大洲；黃與李登輝總統有近乎親人的嫡系政治關係，是連戰表妹的夫婿。連戰的另一位姑表妹夫石爾鐸則與蔣介石家族有姻誼。

橫線右側則於近幾年新發展形成，由長女連惠心的婚姻而來。連惠心嫁台北香蕉大王、紡織商陳查某的孫子，她的婆婆則是前監察院副院長周百鍊的女兒。又因爲八十三年一月亞洲信託集團的女總裁鄭綿綿嫁連惠心丈夫的表兄，連惠心要叫鄭綿綿「表嫂」。

從關係的角度來看，連戰眞是天之驕子。今天能位極人臣，實在若有神助，能在蔣李兩朝變換之間，都擁有通天的親戚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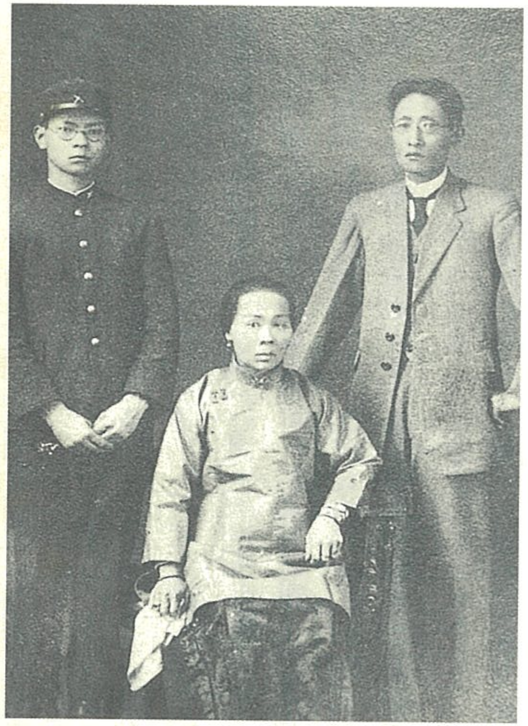
連家可說是李登輝時代以來，最走紅的政商家族，它的故事必須從連戰的祖父連雅堂講起。

連家祖先於清朝康熙中葉移居台南，經營糖廍，有店號「芳蘭號」。家境不差，但稱不上鉅富。到連雅堂一輩才開始讀書。連雅堂年輕時曾內渡上海，就讀聖約翰大學。書還沒讀完，

奉母命娶妻，回居台灣。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十八歲的連雅堂正值科考之年，眼看進不能赴祖國應試，求得功名，退又年齡已大，無法入學受新式教育，精神極爲苦悶。

和連雅堂同時期的漢儒士紳非常多，處境相同，精神一致。嘉義的漢紳賴雨若曾作詩描繪了他們失落之情。詩說：「台灣割後竟如何，漢學儒生落拓多，八股文章無用處，大都個個變詩魔。」於是，台灣各地的詩社如雨後春筍成立。當時的漢紳能夠讀書，家裡多有田產，衣食無虞；閒來無事，詩社正提供他們定期聚會，以吟詩作詞，文酒相酬，寄託棄民悲情。

南台灣最大的詩社「南社」，連雅堂是創始人之一。連雅堂的詩作文采，被譽爲當時台灣詩人三大巨擘之一，詩人間莫不奉爲鵠首。所以，連雅堂活動範圍不限南社。與台中「櫟社」的詩友都有往來。和霧峰林獻堂家族過從甚密。和鹿港的詩人謝石秋、洪棄生成爲莫逆。這些關係在戰後一併留蔭子孫。謝石秋是「少棒之父」、台籍資深立委謝國城的父親，洪棄



▲連雅堂夫婦（右）及獨子連震東。

生是前《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的父親，洪炎秋畢業自北京大學，與外省籍文人雅士有良好關係。

連雅堂和台北樹林名紳黃純青也交情匪淺，常有書信往來，討論學術問題。有一次，黃純青於報上發表文章，並尊孔子和墨子，引起文壇軒然大波。一般認爲，墨子主張兼愛，是無父無君之說。但連雅堂卻表示贊同，兩人相知相惜。

黃純青是北部最大詩社「瀛社」的重要成員。日治後絕意仕途，開樹林造酒公司致富。他是北台灣聞人許丙的親家。許丙則又是台灣第一世家「板橋林家」的帳房總管。他的老闆林熊徵於民國八年創設華南銀行，糾合南洋華僑投資入股。因需與華僑股東書信來往，聘請連雅堂擔任文牘祕書。

連雅堂爲新工作移居台北，又和台北瀛社詩人墨客時相往遊。前華南銀行總經理高湯盤的岳父洪以南，前台大醫院院長魏火曜的父親魏清德（潤庵）都是連雅堂的文友。

從詩人圈子來體會連雅堂的「餘蔭」，較切中要點；連雅堂幾乎已爲獨子獨孫連震東、連戰佈下了一張關係的大網。

一九二〇年，連雅堂完成《台灣通史》，奠立他的歷史地位。連雅堂曾發豪語說：「三百年來無此作，馬遷而後失宗風。」台灣第一位文人總督田健治郎題賜「名山絕業」四字。特別在台灣意識抬頭的今天，台灣史研究成爲顯學，台灣通史的價值更受尊重。不過，已有學者考證指出全書有六百多個錯誤。

連雅堂留給連家最大遺產就是他的文名。蔣介石曾追頒褒揚令給連雅堂，表彰他著史的民族情操，到連戰一輩依舊受用。民國五十八年，連戰三十三歲，和一群平均長他二十到三十歲的達官顯要一起受訓，參加國防研究院第十一期訓練。蔣介石總統一一召見。見連戰時，第一句就問：「有沒有讀過祖父的重要著作？」顯然，蔣介石瞭解連戰的家世。老一代官僚都知道，老蔣總統偏愛有名門血統的人。

連雅堂第二代有三女，兒子僅一位。連震東先獲得老東家林熊徵獎助留學，到日本讀慶應大學普通部（中學）和大學部經濟科。民國二十年，連雅堂催促連震東到祖國發展，並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國民黨元老張溥泉（張繼），「託諸左右」。這封信全然改變連家的命運。

民國二十年端午節前兩天，連震東在南京黨國大老吳鐵城家見到張溥泉。連震東在大陸長達十五年，始終以張溥泉爲師，跟隨他的腳步。若沒有張溥泉帶引進入國民黨系統，就沒有以後的連震東。稱張是連震東的「政治父親」，並不爲過。

張溥泉是追隨國父孫文的老革命黨人，民國二年國會成立時當選參議院議長。民國二十年當選立法院長，但辭未就。最後以國史館館長一職終，未及來台。

張繼應故人託付，把連震東帶去北平，促習北京話。張繼和陳立夫等人於二十一年上書建議設西京於西安，建設西北。張繼隨後被任命爲西京籌委會委員長，連震東出任籌委會專門委員。連戰就在西安誕生。

民國三十二年冬天，開羅會議已確認台澎應歸還中國。蔣介石領首的軍事委員會下設置的

「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重點移轉為蒐集、翻譯與台灣政經、社會、產業有關的資料。連震東有日文根底，被延攬到國研所任第一組主任。所內台籍同僚有前台北市長游彌堅、前《新生報》社長李萬居等戰後台籍聞人。

同年冬天，日軍戰勢愈來愈衰頹，盟軍勝利腳步愈來愈近，國民政府預做準備接收台灣，中央訓練團下設「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班主任即後來的台灣長官公署長官陳儀。連震東奉召參訓，衣錦返鄉的日子愈來愈迫近了。

三十四年十月廿四日陳儀飛抵台北，連震東同一天搭美國軍艦從基隆上岸。連震東在所有「半山」接收大員中，開始就居龍頭地位，負責接收台北州。他派父親的老友黃純青為七星郡守、有助學之恩的林熊徵的堂弟林宗賢為板橋街長，既有揚眉吐氣之感，又兼顧恩義，和台灣舊存勢力搭上線。

三十八年，陳誠繼任省主席兼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延任連震東為長官公署土地處處長。同年底，陳誠晉任閣揆，連震東轉任行政院參議，最主要工作都是勸導台灣大地主「配合」耕者有其田政策，農地充公。父親連雅堂在台灣地主階級的聲名，此時派上用場，連震東也與台籍世族豪門開始更密切的交往。

三十九年，國民黨改造時期，中央改造委員會十六名委員，連震東是唯一台籍，後勢看好。之後，連震東歷任第五組（社工會前身）主任、省府建設廳長（四十二年起）、民政廳長、省府祕書長，周至柔主席時回任民政廳長，四十九年陳誠組閣，連震東升任內政部長，是



為內政部劃歸台籍政治地盤的嚆矢。五十五年五月轉而專任不管部政務委員，直到六十五年六月卸任，任職時間長達十年，可見受蔣氏政權倚重的程度。

連戰是獨子，和祖父緣慳一面，只有兩件事相關。連戰之名由連雅堂命取。當時連雅堂已不久人世，知道長孫即將出生，就說假如生男孫，取名「連戰」，有克敵致勝、重整家園的寓意。以及光復之初，連戰未隨父親返台，稍後才和母親、姑媽、姑丈、表兄弟姊妹由上海回基隆。上岸後，一路上，由九歲的連戰捧著連雅堂的靈骨到台北。

父親連震東的庇蔭則很直接。六十五年秋，臥病榮總，不管政治或身體的生命都近

▲五十三年連戰（右二）訂婚，其父連震東（右三）時任內政部長，當時的行政院長嚴家淦（左一）到場致賀。（中央社）

暮色，連震東對來探病的蔣經國院長說：「我連家三代都受過總統之令，一是我內政部長的委任令，再是小兒連戰出使薩爾瓦多的委任令。」言下之意，連家三代忠於黨國，盼望繼續栽培連家一門。

連戰系出名門，又有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頭銜，備受重用。五十七年回台，三十歲出頭就當上台大政治系系主任，到蔣經國去世為止，他已歷任青工會主任、青輔會主委及交通部長，並爬上行政院副院長的高位。

連戰無叔伯，只有三位姑姑，二姑連春臺早逝，親戚更稀。大姑連夏甸嫁林伯奏。當今知道林伯奏其人已不多。他原是彰化北斗人，其女林文月教授曾指出，北斗林家在當地小有名氣，但林伯奏一支比較清寒。

北斗林家在日本時代屬豪族，與林伯奏同一輩且見諸名人錄者就有林伯殳、林伯廷、林伯餘等人。林伯殳有留日的大學學歷背景，曾任大城庄田尾庄長。林伯廷則熱中參與對抗日本政府的政治運動；曾任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向日本政府請願，成立民選議會）的理事，也是台灣民眾黨創黨的中央委員。林伯餘是醫師，曾任台中州協議會員。

林伯奏自北斗公學校畢業，考取台北國語學校國語部（國語指日文），成績優異，台北第一大地主林熊徵出資送他去上海讀東亞同文書院。因這層關係，林伯奏和板橋林家維持緊密關係。他曾任林熊徵元配盛關頤（清末名臣盛宣懷之女）的祕書；林熊徵創辦的華南銀行，光復初期籌備改組時，林伯奏擔任第一任總經理；林熊徵學田基金會董事名單中一直有林伯奏。

林伯奏去上海前，舊名「林伯灶」。在上海時，林伯奏一方面考入日本三井洋行，擁有不少房地產。連雅堂晚年定居上海，住的上海公園坊八號，即林伯奏的房子。

林伯奏與繼室連夏甸有一子四女，幾位女兒在連家姻親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小女兒林文英即嫁給黃大洲。

八十二年底，黃大洲接受《天下雜誌》採訪，專文中說到：「……黃大洲和李總統結緣很深。在台大，他們是師生，到了康乃爾，他們除了是先後期的同學，而且更在求學、生活兩方面互相照應。黃大洲陷入回憶中，他描述，當時他除了在李總統撰寫博士論文時，幫忙收集、整理資料；回到台大當講師時，也經常照顧李總統的孩子。當時由於李總統的學業仍未完成，和夫人還在國外，當時住在新生南路上的黃大洲，有空便騎車到松江路上的李家，『看看憲文、安娜和安妮，』黃大洲說，他偶爾也帶他們去看電影。」

這樣子的黃大洲對連戰仕途的妙用不在話下。

李登輝和黃大洲有點像禍福與共、攜手求發展的父子，黃大洲大半輩子始終跟著李登輝。學校部分不談，做官時，李登輝當台北市長，他當研考會



▲黃大洲、林文英夫婦。

執行祕書，李登輝高升省主席，他又跟去中興新村當副祕書長；李登輝當上無權副總統，沒了衙門，他只得回台大；李登輝掌國家大權，黃大洲便扶搖直上台北市長；選舉敗給陳水扁，還讓他當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政務委員，乃至於取代張豐緒，入主奧會，執體壇權柄。在政治上，黃大洲沒跟過第二個老闆。

黃大洲和李登輝師生關係開始不久，他和連戰的姻親關係也建立，經歷二、三十年的相識共處，連戰豈能不順利轉進李黃的親密關係結構。除此之外，連方瑀在八十七年八月，《連戰風雲》新書發表會上，則直剖李連關係的由來：「經歷過兩位蔣總統和李總統，都對他厚愛有加。尤其是李總統，可能是與連戰相處時間較久，也可能是兩代的關係……。」所謂的「兩代關係」，可能涵蓋兩個內容，一是指黃大洲與李登輝的兩代關係，其二，指李登輝與連震東曾同任行政院不管部政務委員，有五年的同事情誼。

連戰的大姑媽除有黃大洲這位女婿，還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女兒林文月。她是黃大洲的大姨子，也是連戰的表姊。她爲連家的權錢色彩添粧些許文采。孫運璿掌內閣之始，曾有意延攬她爲政務委員，因林文月婉拒才作罷。

林文月長期執教於台灣大學中文系，現已移居美國，擔任史丹佛、柏克萊大學客座教席，專治日本文學，翻譯過類似《紅樓夢》的日本古典鉅著《源氏物語》，以及《枕草子》等。林文月隨父親居住上海，讀日人小學，奠定日文的基礎。

林文月的先生郭豫倫在台灣美術史上見名。民國四十年代，藝壇出現「五月」和「東方」

兩個新銳繪畫團體，急欲中國繪畫現代化。台灣美術史家林惺嶽在《台灣美術風雲四十年》書裡寫道：「這兩個新銳繪畫團體，從不同的基礎教育出發，殊途同歸於『現代』的開拓，他們最熱中吸收研究的，就是當時風行世界的抽象主義繪畫……爲國內畫壇的新進，提供了一條徹底擺脫傳統的蛻變捷徑」。

五月畫會成立於四十六年五月，師大藝術系畢業的郭豫倫第一次畫展就參加，參展者只有六人。事實上，前一年師大校內「四人畫展」已發出先聲，郭豫倫也是其一。作家鍾梅音曾爲文透露新一代畫家的心思：「畫展不賣錢，純屬藝術方面的欣賞與觀摩。希望前輩畫家們能重視青年人的創造精神，不要用一成不變的規範去拘束活潑的創造力……。」

通過姑父林伯奏的親戚關係線，連戰的姻親網擴及蔣家：蔣緯國的岳父石鳳翔有一位侄子石爾鐸，娶林伯奏的三女林文花，現定居美國。

石家和蔣家門戶相當。前者有財勢，後者有權勢。蔣緯國、石靜宜於民國三十二年認識，年餘之後論及婚嫁，蔣緯國請示父親，蔣介石回電說：「石家親事可結合。」當時，石鳳翔早是聞名大陸的大紡織商。（參閱第二十六章）

石鳳翔讀日本京都大學紡織科畢業，民國初年回國，就在家鄉湖北創辦裕華紡織廠，又在河北創設大興紡織廠，在西安的大華紡織廠也是他的，四川並有大華紡織廠的分廠，政治地位尾隨財勢而來，民國三十六年，石鳳翔當選國大代表。

國民黨初遷來台，石鳳翔跟隨過來，是少數外省籍人士把產業資本帶來台灣的一位。病逝

時任中國人造纖維公司的董事長。當時中纖的主要股東有新光集團創始人吳火獅、侯雨利等台籍金主，又因石鳳翔會日語，和台籍舊貴頗爲熟稔。林伯奏的親家、石爾鐸的父親石鵠翔就曾任中國人纖的監察人。

除弟弟石鵠翔外，石鳳翔的哥哥石志泉也出任過中國人纖的常務董事。石志泉是石家最活躍於官場的人。民國二十一到二十三年間，石志泉曾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常次。此後短暫消逝於高層，侄女石靜宜進蔣家當兒媳沒幾年，三十七年六月，石志泉一舉升任司法院副院長。石志泉另有民社黨副主席身分，來台灣後，蔣介石聘爲總統府顧問。

石鳳翔有兩女，石靜宜居幼，大姊石淑宜嫁商界聞人呂鳳章。呂鳳章最早跟著岳父起家，擔任過中國人纖最早的廠長兼經理。有蔣緯國這位連襟，呂鳳章曾被翁大銘家族的華隆公司奉爲名譽董事長，他本身還曾是聯成石化公司董事長。

石淑宜姊妹均福薄，比父親更早棄世。石靜宜身體虛弱，早有心臟病，前後流產八次。四十二年，懷胎情況原本順利，但石靜宜有一天失眠，吃了三粒安眠藥，因腹痛，又打止痛針，引起心臟病致死。

隨著石鳳翔父女過世，蔣緯國再娶，石家漸被淡忘，它的「皇戚」招牌光彩日益褪色。石爾鐸也在此之後才娶林文花，難說石家與連家仕途有關聯，只能說，台灣的貴族階級隱然存在，階級的封閉性使階級內的人很容易碰頭，進而結婚。

連家政商親戚網近年頗有「斬獲」。連家第四代的第一樁婚姻即「告捷」。長女連惠心嫁前



▲八十四年陳連豪門聯姻。右起陳清忠、周淑華、陳弘元、連惠心、連方瑀、連戰。

監察院副院長周百鍊的外孫陳弘元，而八十三年元月，周百鍊的另一個外孫楊孟霖娶菲律賓華僑富商鄭周敏的女兒鄭綿綿，周百鍊一位女婿又出身三信商事集團林家，爲連家的姻網加強幾分商人性格。

連戰的親家陳清忠和其父陳查某也都是富商。陳查某以經營進出口貿易發跡，特別在台灣香蕉大量輸往日本時，陳查某是頂尖的「香蕉王」，在南部買山坡地，普種香蕉。後期自辦榮隆紡織公司，在明台產物保險、華南產保、國華產保都有投資，擔任常董。

他的三個兒子，依次爲陳建忠、陳廷忠和陳清忠。據陳家老職員說，三兄弟名字都有「忠」字，老二、老三叫中間字，只有叫老大陳建忠「阿忠」。又以「阿清」最爲優

秀，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所以繼承陳查某的紡織企業，並娶時任台北市長周百鍊的四女周淑華。

陳查某到陳清忠一代，事業已呈疲態，榮隆紡織廠房後來轉售遠東紡織，等於棄守紡織業。陳清忠又投入新興的電子產業，成立「天下電子」，目前尚非上市公司，卻是李登輝夫人長期擁有的兩支股票之一。連戰的女婿陳弘元現任天下電子的總經理。

連戰女婿的外公周百鍊世居台北萬華，從日本長崎醫科大學畢業回來，便在萬華開「周內科醫院」。光復後被擢任爲省府委員，因此有機會代理台北市長，並於五十三年代表國民黨和無黨無派的高玉樹對決。雖然日後，周百鍊當選監察委員，六十二年拜「本土化政策」之賜，膺任監察院副院長，大家仍然習慣以「高玉樹v.s.周百鍊」的台北市長選舉大對決，來記憶這位台籍資深政客。

那一場選戰，高玉樹最後以十九萬一千八百三十八票，打敗周百鍊的十七萬六千一百十七票。熱戰餘溫延燒到隔天上午，兩三千個民眾圍繞周宅不散。

周百鍊有三子五女，女婿名氣勝過兒子。對一個家族興衰而言，這種情況不一定是件好事。長子周昇平和三子周文平都是醫生，五女周婉華嫁的也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趙英明。台籍名門裡，「醫生女婿」似乎是很普遍的家族「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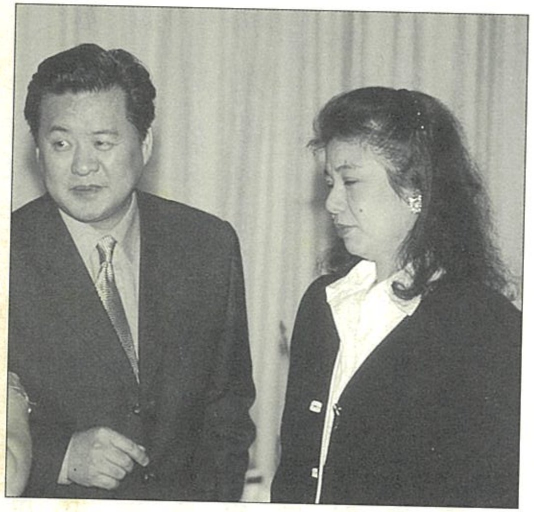
與醫生一比，長女婿楊鴻游活躍有餘。五、六十年代，楊鴻游是台北商場炙熱的人物。當民國五十年代起，周百鍊最走紅時，楊鴻游當選過第十二屆（一九六四年）國際青商會會長，

他的本職是美國花旗銀行在台第一號華人，高居花旗副總經理。一度遁跡海外，和台灣如斷線風箏。青商會資料裡，歷任會長的聯絡地址，就是他一個人空白。但楊鴻游不愧是交際高手，政商界的不死鳥；八十二年台灣的報紙又有他的動態報導，此時，他變成香港的富國銀行董事長，富國是大陸核准、第一家在深圳成立的外資銀行。

接著又有更教人驚奇的發展。楊鴻游的長子楊孟霖娶了亞世集團女總裁鄭綿綿。楊孟霖畢業於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在華裔建築界大師貝聿銘的事務所工作。一九九四年，被東帝士延攬，升任建設本部總經理。據瞭解，楊鄭兩人的紅線即東帝士集團總裁陳由豪牽的。陳由豪與鄭周敏熟稔，鄭綿綿的弟弟鄭煒煌娶韓國小姐李惠汀時，依菲律賓習俗，新娘必須有一位德望兼備的教父，便請陳由豪充任，兩家私交非比尋常。

楊孟霖的媽媽周素華是陳弘元媽媽周淑華的親姊姊，連惠心隨丈夫陳弘元也必須喊楊孟霖「表哥」。

連戰透過周百鍊家族，觸及的鉅商姻親尚不只此。周百鍊家本爲艋舺望族，他的一位姊妹嫁給前



▲楊孟霖、鄭綿綿夫婦。

台北十信理事主席許加。許加在日本時代讀至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當年已屬知識菁英。自一九五一年、五十三歲起，歷任十信要職凡二十九年。並曾任全國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

許加的三子許欽璋娶雲林縣西螺鎮名門廖文毅家族之女。廖文毅曾是海外台獨史的赫赫主角，成立政府，並自任大統領。與廖文毅家族有直接姻親關係的有霧峰林家及清水蔡家。（參閱第十九章）

廖文毅的侄子廖史眼在民國七十年前後，曾任國泰蔡家的國泰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現今仍是富邦產保公司副董事長。而十信與蔡家的關係已眾所皆知；十信金融風暴曾重創蔡萬春這一房。許加三子許欽璋則任過國泰建設董事，五子許欽琳則是國泰人壽董事。這些經歷均可看出姻親圈在事業圈的投影。

另外，周百鍊三女周絳華的先生林文彥是三信商事集團老東家林木桂的長子。三信商事為歷史悠久的外國汽車進口代理商。民國五十年代，三信商事跨足觀光旅館界，擁有台北火車站前的「中國大飯店」，陽明山也有。民國六十五年再向食品業進攻，成立愛如蜜食品工業公司。味王醬油公司也有投資。目前，林文彥為三信商事董事長，其弟林文昌則擔任相關事業味王公司的董事長。

林木桂家族信仰天主教，環繞在以基督教、佛教居多的台籍政商家族，益顯別樹一格。大台北地區天主教學校，如恆毅中學、靜修女中、基隆私立聖心工商、耕莘護校，林木桂兄弟都

曾任董事。林木桂去世，治喪委員會主委也捨棄王公貴族，請羅光主教擔任。

林木桂的三女兒林碧貞於民國五十四年與前民政廳長楊肇嘉最小的兒子楊基焜在美國結婚。這時候的楊肇嘉已退休，蔣介石總統聘為國策顧問，仍兼省屬事業「大雪山林業公司」董事長。

關係線抵達楊肇嘉，姻親網絡便乍時如樹幹岔枝，政商姻親包羅萬象。（參閱第五、六、二十四、二十五章）

總的來說，連惠心的婚姻對建立連戰與台籍大財閥的關係，除既有的世誼之外，再加深一層親戚關係，意義非凡。

除三線關係外，連戰太太連方瑀也有可觀的政商姻親網。

連方瑀的父親方聲恆為專研太空農業的教授，曾赴美國講學，正逢連方瑀台大植病系二年級、當選第三屆中華民國小姐（民國五十一年）。選美時，連方瑀一直感覺到台下有一對夫婦猛盯著她，賽後又請她去家裡吃飯，他們正是當時的內政部長連震東夫婦。

緊接著赴美參加世界小姐選拔，近一個月間，她感受到連家的天羅地網；她和媽媽去芝加哥探望小舅舅汪積昌，汪積昌的「同學」連戰帶她到處旅遊。回台灣，一下飛機，連部長夫婦又以花環歡迎她。連方瑀至此似乎已被連家的花環套牢了。

民國四十九年開始的中國小姐選拔，很受政治當局重視，由台北市長加冕之外，蔣宋美齡並會接見。與賽者也都頗有家世和相當學歷，這種才德貌兼具的人選，曾獲得上流官宦的喜

愛，迎娶進門。在連方瑀之前，第二屆的中國小姐第一名馬維君，父親為名小提琴家，母親是留德的台大教授，最後即嫁給前央行總裁徐柏園之子徐小波。參謀總長彭孟緝之子也娶進入決賽的中國小姐。

當年「中國小姐」被奉為擇媳的主流價值，一如今天的「新聞女主播」。自陳藹玲嫁入富邦集團蔡家，女主播兼具學識、美貌、知名度和外文能力，便倍受豪富家族青睞。孫自強嫁台南幫吳修齊之子；陳昭如則進華新麗華集團焦家。八十八年四月也傳出民視主播唐可珊與元大證券老闆馬志玲之子已文定的消息，婚期訂在同年十月。

連方瑀的母親汪積賢有位弟弟汪積成和前空軍副總司令衣復恩結為親家。汪積成的兒子汪士弘娶衣復恩的長女衣淑凡。

衣復恩在大陸時期，曾任蔣介石專機駕駛，和官邸有親密關係。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在美國與蔣經國之女蔣孝章戀愛，論及婚嫁，蔣經國火冒三丈，但鞭長莫及，於是指派衣復恩去美國勸阻。

上市公司「亞洲化學」是衣復恩家族事業，由衣慶恩於四十九年創立，生產農藥。一九七二年起，改由衣復恩任董事長，現已交棒給獨子衣治凡。

衣復恩有一子二女。長子衣治凡和長女衣淑凡都活躍於台北上流社會。民國八十一年，藝壇有件盛事，蘇富比首次登陸台灣，辦拍賣會。衣淑凡就是蘇富比在台負責人。

衣治凡擁有台灣老牌營造公司——理成營造工程。在四十家營造商中，理成排名第四，遠



▲台灣最大的購物中心開幕，台茂董事長衣治凡（右）與副總統連戰、總統府資政吳伯雄共同主持開幕。（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超過殷琪的大陸工程。理成的名氣不及大陸，與衣治凡內斂、不事張揚的作風有關。理成營造未上市，一般人大概只能從類似台北新公園的捷運工地告示，看到理成承造的字眼。不過，自從八十四年連戰競逐副總統，一個被新聞記者封派的「擁連會」浮現檯面，衣治凡之名也屢見報端。張伯欣、謝忠弼、林明成等擁連會的核心成員，都是與連家有世代交誼的好友兼富貴人家，同屬台籍上流大姻圈的一員。衣治凡則更是近距離的姻親，沒有不「逗腳手」的道理。

八十八年七月四日，台灣最大的台茂購物中心在桃園開幕，其董事長即衣治凡，請來的剪綵貴賓，連戰居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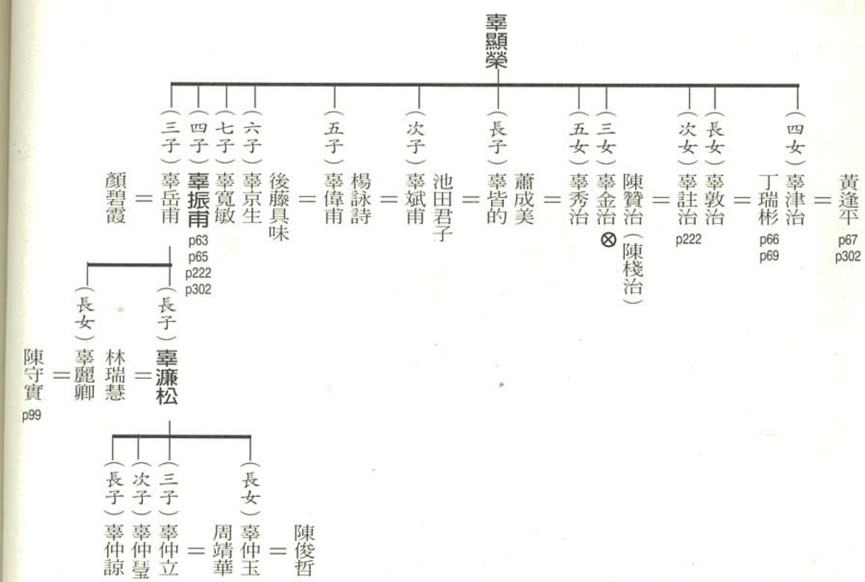
由年輕企業家組織的ＹＰＯ，衣治凡占一員，他的妹夫汪士弘經營「國貿公司」，販售電腦，名氣雖也不大，卻能擠進會員數固定的ＹＰＯ，足見「連家親」的功力。

方瑀的舅舅汪積昌畢業於伊利諾大學工程博士，曾任台電電力綜合研究所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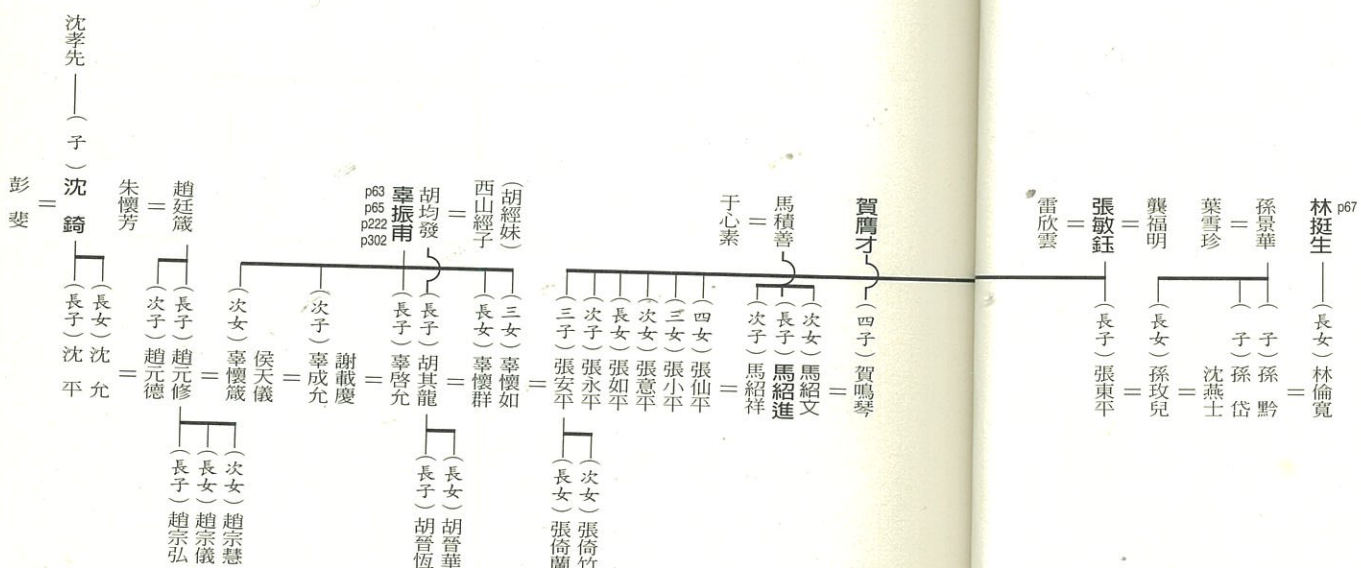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辜振甫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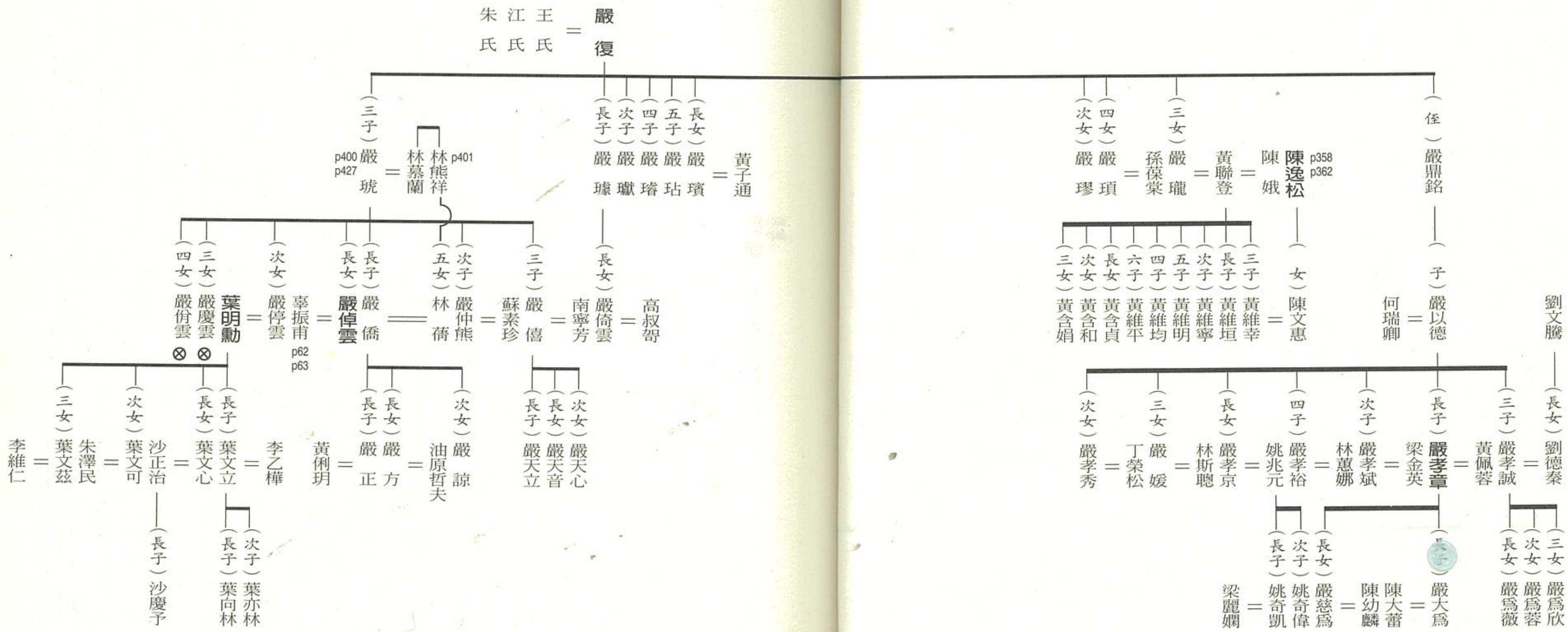
辜顯榮家系


辜顯榮
(四女)辜津治＝黃逢平 p67 p302
(長女)辜敦治＝丁瑞彬 p66 p69
(次女)辜誼治 p222＝陳贊治(陳棧治)
(三女)辜金治⊗
(五女)辜秀治＝蕭成美
(長子)辜皆的＝池田君子
(次子)辜斌甫＝楊詠詩
(五子)辜偉甫＝後藤具味
(六子)辜京生
(七子)辜寬敏
(四子)辜振甫 p63 p65 p222 p302
(三子)辜岳甫＝顏碧霞
(長子)辜濂松＝林瑞慧
(長女)辜麗卿＝陳守實 p99
(長女)辜仲玉＝陳俊哲
(三子)辜仲立＝周靖華
(次子)辜仲瑩
(長子)辜仲諒

辜振甫家系


林挺生 p67
(長女)林倫寬
孫景華＝葉雪珍
(子)孫黔
(子)孫岱＝沈燕士
(長女)孫玫兒＝龔福明
張敏鈺＝雷欣雲
(長子)張東平
賀膺才
(四子)賀鳴琴
馬積善＝于心素
(次女)馬紹文
(長子)馬紹進
(次子)馬紹祥
(四女)張仙平
(三女)張小平
(次女)張意平
(長女)張如平
(次子)張永平
(三子)張安平
(次女)張倚竹
(長女)張倚蘭
(胡經妹)西山經子＝胡均發
辜振甫 p63 p65 p222 p302
(三女)辜懷如
(長女)辜懷群
(長子)胡其龍
(長女)胡晉華
(長子)胡晉恆
(長子)辜啓允＝謝載慶
(次子)辜成允＝侯天儀
(次女)辜懷箴＝趙元修
趙廷箴＝朱懷芳
(長子)趙元修
(次子)趙元德
(次女)趙宗慧
(長女)趙宗儀
(長子)趙宗弘
沈孝先
(子)沈錡＝彭斐
(長女)沈允
(長子)沈平

嚴復家系


嚴復 ＝ 王氏 江氏 朱氏
（三子）嚴琥 ＝ 林慕蘭
p400 p427
林熊祥 p401
（長子）嚴璩
（次子）嚴瓛
（四子）嚴璿
（五子）嚴玷
（長女）嚴瓄 ＝ 黃子通
（次女）嚴璆
（四女）嚴頊
孫葆棠 ＝ （三女）嚴瓏 ＝ 黃聯登 ＝ 陳娥
陳逸松 p358 p362
（侄）嚴鼎銘
（四女）嚴侚雲 ⊗
（三女）嚴慶雲 ⊗ ＝ 葉明勳
（次女）嚴停雲 ＝ 辜振甫 p62 p63
（長女）嚴倬雲
（長子）嚴僑 ＝ 林蒨
（五女）
（次子）嚴仲熊 ＝ 蘇素珍
（三子）嚴僖 ＝ 南寧芳
（長女）嚴倚雲 ＝ 高叔哿
（三子）黃維幸
（長子）黃維垣
（次子）黃維寧
（五子）黃維明
（四子）黃維均
（六子）黃維平
（長女）黃含貞
（次女）黃含和
（三女）黃含娟
（女）陳文惠
（子）嚴以德 ＝ 何瑞卿
劉文騰
（長子）葉文立 ＝ 李乙樺
（長女）葉文心 ＝ 沙正治
（次女）葉文可 ＝ 朱澤民
（三女）葉文茲 ＝ 李維仁
（長子）沙慶予
（次子）葉亦林
（長子）葉向林
（長子）嚴正 ＝ 黃俐玥
（長女）嚴方 ＝ 油原哲夫
（次女）嚴諒
（長子）嚴天立
（長女）嚴天音
（次女）嚴天心
（長女）劉德秦 ＝ （三子）嚴孝誠
（長子）嚴孝章 ＝ 黃佩蓉
（次子）嚴孝斌 ＝ 梁金英
（四子）嚴孝裕 ＝ 林蕙娜
（長女）嚴孝京 ＝ 姚兆元
（三女）嚴媛 ＝ 林斯聰
（次女）嚴孝秀 ＝ 丁榮松
（三女）嚴爲欣
（次女）嚴爲蓉
（長女）嚴爲薇
（子）嚴大爲 ＝ 陳大蕾
（長女）嚴慈爲 ＝ 陳幼麟
（次子）姚奇偉
（長子）姚奇凱 ＝ 梁麗嫻

林挺生家系

楊芙蓉 ＝ 林尚志

（長子）林挺生　（長女）林綉鸞　（次女）林秀清

林碧蓮 ＝ 郭德焜　　陳秀鑾 ＝ **林挺生**

（長女）郭文艷 ══ （長子）林蔚山　（次子）林蔚東 ＝ 施瑤珍　（三子）林鎮華 ＝ 余玫靜　（四子）林鎮源 ＝ 溫靜如　（五子）林鎮弘　（長女）林倫寬 ＝ 孫黔 p62　（次女）林靜寬 ＝ 詹克己　（三女）林修寬 ＝ 陳錦恆　（四女）林淑明 ＝ 李文意　（五女）林淑貞

p302 郭廷俊　　黃玉麟

（長女）郭碧玉 ＝ （長女）黃逢春　（次子）黃逢源　（三子）黃逢平 ＝ 辜津治 p62

（長子）黃熙夫 ＝ 張玉惠　（次子）**黃達夫** ＝ 楊弘美　（三子）黃尚夫 ＝ 林勝美　（長女）黃杏苑

譚素容 ＝ **蘇紹文**　　彭戰存 ＝ 胡秀文

＝ （長子）蘇繼光　（次子）蘇耿光 ＝ （次女）彭常青　（三子）蘇重光 ＝ 羅玉蘭　（長女）蘇君瑩 ＝ 趙廣緒　（次女）蘇君瑾 ＝ 江海泰　（五女）蘇君瑤　（四女）蘇君瑋 ＝ 錢致榕　（三女）蘇君琦 ＝

（三子）趙宏維　（次子）趙宏紀　（長子）趙宏絢　（長女）江慧雯　（次子）江志偉　（長子）江志賢

（長女）錢其安　（次子）錢其凱　（長子）錢其斌

辜振甫大姊姻系

（鹿港丁家）

丁壽泉

（子）丁錫勛 ＝ 蔡秀瓊

p361 顏國年

（長女）顏梅 ＝ （四子）丁瑞鉠　洪若惠 ＝ （三子）丁瑞魚　魏罔 ＝ （長子）丁瑞圖 ＝ 林樹蘭　辜敦治 ＝ （次子）丁瑞彬 ＝ 陳婉如　（長女）丁琴英 ＝ 陳滿盈（虛谷）

p69 黃炎生

p201 p323 **吳三連**

（三子）吳凱民 ＝ （次女）丁玲兒　（長女）丁淳兒　（三子）丁逸郎　（次子）丁逸龍　（長子）丁逸民

（五女）丁秀卿　蘇成仁 ＝ （四女）丁采芬　張石崇 ＝ （三女）丁采華　（次女）丁采蘋　林徵龍 ＝ （長女）丁采靜　何玲春 ＝ （五子）丁一天　（六子）丁若夢⊗　（四子）丁幼如⊗　陳秀娥 ＝ （三子）丁叔豪　（次子）丁仲翹　劉淑妙 ＝ （長子）丁伯雄 ＝ （長女）黃媛媛

辜振甫四姊姻系

張祖澤

（次女）張幼儀　（次子）**張君勱**　（四子）張嘉璈（公權）

游彌堅 ＝ 王淑敏　王賡 ＝ **陸小曼** ＝ **徐志摩** ＝ 張幼儀　**張君勱** ＝ 王世瑛　王世憲

（三子）游宗熙 ＝ 季光容　（四子）游復熙 ＝ 沈曼麗　（次子）游敬熙 ＝ （長子）游並茂 ＝ 林桃

（長子）游安盛　（長女）游安娜

董啓超 ＝ （次女）張敦復　王大蔚 ＝ （長女）張敦華　（長子）張國瀏 ＝ 姜純芳　（長子）王敦鍵　（長女）王敦菁　（次女）王敦嘉　（三女）王敦錦

淡水洪家

洪以南

盧乖＝（長子）洪長庚
（子）洪祖培＝朱秋月 p223

（次子）洪我鈞

（五女）洪淑子＝蕭秀淮
（三女）蕭郁香
（次女）蕭慧香
（長女）蕭舜香
（次子）蕭殷章
（長子）蕭殷宏

（六女）洪彬彬＝李朝章
（三子）李英正
（次子）李英明
（長子）李英世
（長女）李眞眞

（七女）洪秀子＝趙清雲
（長子）趙令平
（次子）趙令民
（三子）趙令熙
（四子）趙令達

（四女）洪謙謙＝宋進英
（長子）宋文彬＝林玲珠
（次子）宋文恭＝林美惠
（三子）宋文雄
（長女）宋壽壽＝劉逸民 p343
（次女）宋貞貞＝吳嘉興

林蚶＝（長女）洪進治
（次子）林阿東
（長子）林加添

（三女）洪黎黎＝**高湯盤**
（長子）高智亮＝廖廦美
（次子）高智裕＝謝妍妍

（次女）洪寬寬＝黃炎生
（次女）黃文文＝**柯良時**
（三女）黃貞貞＝施武華
（四女）黃眞眞
山田博彥＝（五女）黃雙雙
（六女）黃兩兩
（長子）黃宣彥＝王淑女
（長女）黃媛媛＝丁伯雄

丁瑞彬 p66
（長子）丁伯雄

歷史的推進有如波濤，後浪推著前浪，波波相連，在每個變化最劇的浪頭，有人駕馭浪頭成功，迎接另一高浪，有人卻慘遭吞沒。

台灣百年，有兩次政權更替的巨浪來襲，辜振甫家族始終搶據浪頭，並成功駁浪，將家族的地位、權勢及財富，往上推高。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九〇年代正值柳暗，在等待花明的前夕，辜振甫家族又下海居首，投入歷史的第三波大浪。

當台灣受制於大陸，總統無法像一位正常國家的領袖元首，自由來往於國際社會時，辜振甫便是李登輝總統最佳的分身選擇。APEC召開，站在柯林頓總統身旁的不是李登輝，而是辜振甫；當兩岸首度官方授權的正式接觸，於新加坡和汪道涵碰面時，台灣代表是辜振甫；見江澤民，傳達台灣全民意志的人，又是辜振甫。就某種意義而言，辜振甫毋寧是台灣「另一形式的總統」。

從政商婚姻關係結構來看，辜振甫擁有崇高的地位，有些順理成章，理所當然。他處在本省與外省政商大家族關係連結的橋樑上，也在台籍大家族關係結構的核心，上層關係四通八達。

攸關台灣主權誰屬的議題，辜家兩代始終有角色。究竟是宿命、歷史的偶然、抑或人爲的努力，一時還理不清楚。但辜家崛起，擁有雄厚財力，起於政權新換宗主，則是事實。故事必須由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說起。

像亂世中一夕決戰成功的梟雄，一八九五年的夏天，辜顯榮夾著一把洋傘和一封請願書，

從台北走到基隆。就這麼一趟路，把他從凡夫俗子推上政經貴族階級；百年後，辜家子孫仍在台灣位居權貴。

一趟路似小非小，於辜顯榮，可能是一條赴難的黃泉路，於他人，目睹辜顯榮一夜之間飛黃騰達，紅眼生妒者有之、欣羨生奇者有之，原版故事經過添油加醋，主人翁被指成「漢奸」、「辜狗」；關於他的出身，不斷有上流社會的人傳說他是「睡豬砧仔」的「羅漢腳」，或是賣菜的小販。

出身鹿港望族施家，並嫁入霧峰豪族的林施璇璣曾口述指出：「辜顯榮早年在我姑婆的父親開設的『瑞成行』擔任雜役工作，瑞成行從事兩岸間的貿易，……由於他往來於海峽兩岸，累積不少貿易經驗。……」日治初期的台北鉅富茶商李春生，一八九六年隨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前往東京，寫下《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也曾有：「…聞今翻所宿之寓乃當日辜君顯榮所棲舊館…」辜顯榮崛起前，顯然沒有那麼卑微。

依正式的記載，例如來台灣接收的樺山資紀總督向總理大臣呈報，即指辜爲「商賈」。辜顯榮去世，有漢日文並陳的紀念文集《辜顯榮翁傳》出版，傳文指辜顯榮二十一歲便來往上海、天津、寧波、福州、廈門、香港各地做煤礦出口生意。三十歲這一年，甲午戰爭開打前，他人正在上海，與南洋大臣張之洞簽訂供煤契約，不料台灣割讓日本，契約祇得取消。

辜顯榮回台灣便遇上出迎日本皇軍的事。當時台北城內亂成一團，先前還信誓旦旦奮死抵抗的「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和國之大臣，紛紛趁夜逃走，城內陷入無政府狀態；彈藥庫被

炸，大火延燒；殘餘的清軍內部，廣東人和福建人互相殘殺，掠奪財物。商人素來要求安定，社會安定才能做生意，政權控制者是誰並非要緊，於是，台北首富李春生、白隆發等聚會請日軍儘速入城鎮撫。大家寫好請願書，卻無人敢去投遞，此時辜顯榮自告奮勇。

據辜顯榮自己的說法，隔天半夜三點左右出發，通過汐止的日軍前哨，到達基隆總督府下駐地點，說明來意。日軍官員正分兩論，說他不是間諜，就是土匪頭頭，他聽見漢語通譯轉述，眼淚馬上奪眶而出。這時民政局長水野遵起身說，依他之見，「這個人是義民」，不是壞蛋。折騰一天之後，半夜三點，辜顯榮陪前哨軍隊進台北城東門。辜家就此登上歷史舞台。

辜顯榮奉迎日本皇軍進台北城，至今有人指為「賣台」行徑，經過口耳相傳，似為民間通論。換個角度說，是過分抬舉辜顯榮。即使沒有他去引接進城，日軍仍舊早晚接佔全台灣。何況，辜顯榮手下並無一兵一卒去投靠日軍，因而導致台灣淪陷日本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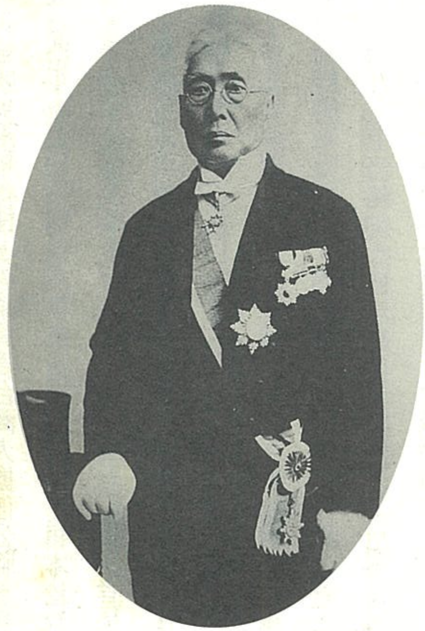
台灣百年來，幾經易手，國家認同變成一個模糊煩人的問題，動輒扣「漢奸」帽子，那是統治者玩弄的把戲。日本軍進城時，送給日本人木梯，便於日軍登城牆，讓台北淪陷，算不算是幫助日軍的叛國「漢奸」？是的話，這個叛國犯是台北北門的一位名叫「陳法」的農婦。從平民百姓的立場和角度看，政權移轉非小小個人可以阻止。不斷更換「政權父親」已很悲哀，把悲哀化成憤怒，轉嫁給無能力扭轉大局的平民，徒然個人與個人精神殘殺而已。

當初，日軍事前並未公告，帶引進城者有功，評論辜顯榮出迎一事，必須再斟酌他的可能動機。大家沒把箭頭指向發號的李春生，顯然辜顯榮是犯了樹大招風之害。

當然，辜顯榮不折不扣是日本佔領台灣的獲利者。迎接日軍後半年，辜顯榮跳升台北保良局局長，第二年，辜顯榮開始經營事業，以賣鹽起家。食鹽為政府專賣，第三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藉著把食鹽販賣權賞給「島治功勞者」，收攬人心，又增益政府財源，這一石二鳥的統治術，以辜顯榮為頭號受惠者，出任「官鹽賣捌組合長」，並准許辜顯榮開闢鹽田，辜宅被稱「鹽館」，即因於此。

辜顯榮也不斷購地，他在鹿港、台中，一直到濁水溪以南的虎尾，開鑿埤圳，灌溉荒地為農田。因政商關係良好，事業觸角廣及糖業、金融、建築、漁業，財富快速累積。不到第十年，有紀錄可查的資料顯示，辜顯榮已躋身富商，有財產「百萬」，直追台灣首富高雄陳中和的一百二十萬圓。當年留學日本一年的學雜食宿費加旅費，差不多五十圓即可打發。

等日本佔台第二十七年，一九二一年，台灣總督府設立評議會，以總督為會長，總督府七位高級官員和民間日本人、台灣人各九位擔任評議員



▲辜顯榮。

共同組成，兩年一任。評議員爲台灣人擔任公職層次最高的職位，辜顯榮一開始便被選任。一九三四年，更獲選爲日本帝國貴族院議員。日本治台半世紀，前後共四位台灣人得任貴族院議員，辜顯榮不僅是第一位，而且距離後三位獲選者早了十一年。

辜顯榮衣錦榮歸故里，家鄉彰化鹿港的老老小小稱他「辜大人」，背後叫他「痲仔榮」，因爲他臉上長痲子。

台北上流社交圈對辜顯榮的認識，多認爲他粗里粗氣，但他對日本官僚也是如此，和一般親日商紳的唯唯諾諾、鞠躬哈腰，不完全一樣。能不把在台總督府官員放在眼裡的台灣人，除辜顯榮外，上流仕紳大概沒幾個，原因之一是他自己與「內地」（日本本國）的貴族公侯，認識者衆，關係匪淺，已融進日本上流階層。

辜顯榮死於中日開戰的那一年，之後的八年，中日交戰，一直到台灣主權重回中華民國政府，辜家的命運一度中挫。

舊時豪富非娶幾房妻妾，才數正常。辜顯榮的多位太太，分住鹿港、台北和東京，依地點稱之「鹿港太」、「台北太」和「東京太」。辜振甫爲「台北太」施過所出，排行第四。

中日戰爭結束前，行四的辜振甫因長兄、三兄去世，儼然成爲辜家家長。但他僅僅三十歲，而且新遭喪妻之痛。他的元配黃昌華是總督府評議員黃欣的侄女，也是民進黨前外交部主任楊黃美幸的親姑姑。簡又新的大舅媽黃荷華是黃昌華的大姊。（參閱第十七章）

屋漏又逢連夜雨。接著他又坐了一年七個月的牢。日本投降到國民政府派員來台接收，有

幾個月空檔，台灣陷入無政府的眞空狀態，地方一片紛亂。依辜振甫一九九三年在立法院的陳述，部分留台日本軍官有意組織治安機構。總督安藤利吉在今天的台大農學院舊址召開會議，與會者包括貴族院議員及總督府評議員。安藤利吉說，「設立維持台灣治安的機構」或「台灣獨立」的想法不妥當，日軍不應輕舉妄動。會議結束不久，台北地方的龍頭、也是貴族院議員的許丙提議在辜府開會，邀集台北市議員，轉告安藤總督的談話。總督府曾發給許丙一張書面，許丙叫他依書面資料唸一遍。辜振甫說，就這一唸，遭人密告陰謀鼓動台灣獨立，導致一九四六年時被捕。

同遭獄災的還有許丙與林熊祥，他們都是辜家的好友。林熊祥的大哥，也就是許丙的老東家林熊徵，是日治時期台灣第一豪族「板橋林家」的代表人物，與辜顯榮一直站在同一政治立場，曾共組「台灣公益會」，對抗具有民族運動色彩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公認的親日派。

出獄後不久，一九四八年，經林熊祥介紹外甥女嚴倬雲，辜振甫再婚。這樁婚姻對辜家重返主流具有關鍵作用。蔣介石撤退來台，對蔣氏政權來說，退此一步，絕無死所，台灣眞的是「最後堡壘」，因此蔣氏對台籍地主階級的態度比陳儀和緩，因爲與地主階級合作才能發展工業、累積資本，耕者有其田政策也需要地主配合。板橋林家行情回漲，林熊祥獲聘爲台灣省文獻會主委；林家的家主林柏壽則被公推爲台泥公司董事長。林柏壽是嚴倬雲母親的堂叔，提攜辜振甫不遺餘力。辜振甫不僅獲取台泥的天下，林柏壽和黃少谷、袁守謙等幾位大老的親密交誼，辜振甫也承襲不少。

另一個更重要的作用是建立與蔣夫人的關係。嚴倬雲的大舅舅林熊徵娶清末名臣盛宣懷的五女盛關頤，蔣宋美齡的姊姊宋藹齡曾擔任過她的英文家庭教師，辜嚴倬雲第一次晉見宋美齡，便隨舅媽盛關頤前往。後來，辜振甫一家人每年都獲邀參加士林官邸的聖誕禮拜。辜嚴倬雲接掌婦聯會，也是和夫人派有深厚淵源的結果。

辜嚴倬雲家世皎好，母親來自板橋林家，父親則是清末民初大儒嚴復的三子。嚴復一生的作為「多面相」，歷史學界至今還努力「對焦」，希望回復嚴復的「本相」。嚴復在台灣的後代，也有著豐富多樣的面貌：孫女辜嚴倬雲是「蔣夫人」婦聯會系統的傳人，現任總幹事；外孫黃維幸律師卻曾一度是海外異議分子，不得返台；「成棒之父」嚴孝章是嚴復的曾孫輩；孫女「華嚴」則是小說家。

一八六六年，嚴復十二歲，第一名考取船政大臣沈葆禎在家鄉福州興辦的馬江學堂。從馬江學堂畢業後，奉派到船政局自製的揚武軍艦上學習，成為清末最早碰觸現代科技文明的人之一。他又經送往英國深造，通識英文，因而奠下一生事功的基礎。嚴復受中日甲午戰爭刺激，加上考了四次鄉試都落第，只得另尋人生的出路，開始翻譯西方社會科學名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嚴復居有思想啟蒙的地位。

一九一〇年，民前二年，清廷賜封嚴復為文科進士，筆名「華嚴」的嚴停雲在《吾祖嚴復的一生》小冊子裡說：……「祖父自己覺得好笑，鄉試四次都名落孫山，此時像天上掉下來般

來個進士」。

又一年，清廷成立資政院，嚴復獲選為議員，聲名達到頂峰。嚴復家書中有說，在上海青年會演講政治學，「印稿撒至五百餘張，尚有求者，今日海內視吾演說真同仙語，群視吾如天上人……」，「做得一篇請興辦海軍摺稿六七千言，大家佩服無地。我現在真如小叫天，隨便亂嚷數聲，人都喝彩，真好笑也」。

民國元年，嚴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處於袁世凱的權勢範圍下，可想而見，嚴復的生命火車未走上新民國的軌道。之後，返鄉歸寂，民國十年病逝，留下「大儒」之名。

嚴復有三位太太，前後共生育四子四女。三子嚴琥就是辜嚴倬雲的父親。嚴琥多以「嚴叔夏」之名行。同鄉的前清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陳寶琛太傅，把甥女林慕蘭嫁給他；林慕蘭為板橋林家林熊徵的妹妹，嚴家的根開始植向台灣。民國三十五年底，林熊徵急逝，林慕蘭帶子女從上海來台灣奔兄喪。大陸正值復員，局面也亂，便定居台灣。辜嚴倬雲就在此時隨母親落籍台北。三十七年，舅舅林熊祥介紹她和獄中難友辜振甫認識，進而結婚。

嚴家和辜姓頗有緣份。嚴復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期間，同學有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中國大儒辜鴻銘。這三位東方學生，佔據了前三名，辜鴻銘更搶居第一名。辜鴻銘以英文見長，是國父孫中山口中「中國人讀通英文者有三人」之一。胡適初到北大，曾遭這位愛嗅裹小腳臭味的大牌文人批評，指胡適「說的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民國十三年，辜振甫之父辜顯榮曾邀請辜鴻銘來台灣遊歷講演。事實上，兩辜有共同祖先。辜鴻銘的曾祖父辜禮歡有八子，



▲中坐右二起為辜振甫、辜嚴倬雲、嚴停雲、葉明勳。後立的第二代有辜啟允（右一）張安平（後排右一）、辜成允（左一）。

其中一子東渡台灣，就是辜顯榮的祖先。辜振甫說：「辜鴻銘是我的堂伯父。」

辜嚴倬雲有三位兄弟。幼弟嚴僖曾任台泥公司人事處長。大弟嚴仲熊任職過中央通訊社，未脫離裙帶關係；因爲嚴倬雲的妹夫葉明勳是台灣最早的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主任。大哥嚴僑則娶舅舅林熊祥的女兒林蒨，嚴林兩家親上加親。事業上，嚴僑早年任教於台中一中，白色恐怖時期，遭誣指爲匪諜，抓去拘留訊問過，於六十三年去世。嚴復直系卑親屬的男孫未在台灣闖出字號。

嚴復兄弟的後代，卻出了個知名人物——前榮工處處長嚴孝章。嚴孝章的祖父嚴鼎銘是嚴復的侄子，他叫辜嚴倬雲「姑姑」。

關於嚴孝章的家世背景，已見的書面資料均作嚴復的曾孫，即使去世後，治喪委員會發出的事略也寫成「其曾祖復諱幾道公，爲晚清大儒」。這種不夠準確的說法，有其原因。嚴復長子嚴璩的長女、華盛頓大學語言學教授嚴倚雲曾說：「……跟我一塊長大的姑侄弟妹……。我們相親相愛的程度比普通親兄弟姊妹還多。我們也不問我們的父親是什麼關係，我們的祖父是什麼關係，所以很多人都把這些族內族外的兄弟姊妹算做我祖父的孫子孫女……。」她的說法大概可以解釋嚴孝章何以常被誤作嚴復曾孫。

嚴孝章畢業於復旦大學土木系，戰後開始在軍中負責修築防禦工事，官至國防部軍事工程委員會陸軍工程處長。民國四十四年行政院退輔會成立，副主委蔣經國代理會務，負實際之責。四十六年，嚴孝章以陸軍上校退役，轉調退輔會工程組組長，任內完成中部東西橫貫公路。

退輔會是蔣經國最早主持的部會，他四十六年升任主委，任內最大成績就屬中橫，嚴孝章因此一直被視爲蔣經國親近倚重的嫡系人馬，四十八年起更歷任了二十七年的榮工處長。

嚴孝章的大妹嚴孝京是政治圈內知名的機要秘書，人稱「姚太太」，她的先生姚兆元是一位將軍。凡是要與前行政院長、現任總統府資政孫運璿聯絡拜訪，都要先找姚太太。民國六十七年孫運璿接替蔣經國出掌閣揆，嚴孝京就開始擔任院長辦公室主任。

嚴復的三女嚴瓏也嫁到台灣來，但嚴瓏之子黃維幸列名黑名單，有一段「黑資料」，和嚴氏子孫「當權派」較疏遠。

嚴瓏的丈夫黃聯登於光復初期，頗爲知名。部分第一屆台灣省參議員遭逢二二八悲劇被捕失蹤，跟著部分參議員恐懼疑慮，不願再去開會，當年十二月有法令公布，讓參議員候補當選人遞補。黃聯登遞補了高雄縣參議員洪約白之缺。

黃聯登原籍高雄縣鳳山，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經濟系，才得認識嚴復的女兒。遞補參議員時正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部高雄分團幹事。卸任參議員以後，黃聯登遷移到台北執業律師。

黃維幸是黃聯登的三子，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目前是美國律師，辦有一家銀行。黃維幸所以會成異議分子，與他的岳父陳逸松有不可分的關係。

陳逸松爲早年省籍聞人，當選過國府參政員，光復後膺任第一位台籍考試委員。他又是日據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基隆顏家顏雲年的女婿，在台灣上流社會頗爲活躍。（參閱第二十章）

陳逸松於一九七三年因不滿國民黨監視，藉參加女兒婚禮赴美不歸。中共總理周恩來聞知，邀請陳逸松訪問大陸（陳逸松之後出任中共人大常委）。三十二歲的黃維幸陪同前往，會見了周恩來。黃維幸曾說：「……他們情報搞得很好，周恩來知道我母親是嚴復的女兒，嚴復是我的外祖父，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談嚴復。……也談到嚴家親戚在台灣的狀況，我叫辜嚴倬雲、嚴停雲『表姊』，周總理也知道她們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辜振甫的子女婚姻圈也很可觀，姻親多是外省財閥和外省官僚，台籍企業家中僅此一家發生這種狀況。

辜振甫有二子三女。長子辜啓允目前負責和信企業團中的「中國人壽」，他的太太謝載慶是上海人。次子辜成允現任台泥總經理，他的太太侯天儀祖籍新疆。辜振甫三個女兒中的老大辜懷群，曾任教於台大外文系，她的先生胡其龍爲新竹客家人。

次女辜懷箴和三女辜懷如的婚姻改由父母做主，情況就大大不同。她們分別嫁給前華夏海灣集團董事長趙廷箴的長子趙元修和嘉新水泥董事長張敏鈺的三子張安平。三家姻親兩代間，彼此早是舊識朋友；特別像張敏鈺和辜振甫有同業之誼。台灣水泥業需要特准才能經營，供應內銷綽綽有餘，近年水泥還需進口以應需求，水泥業商之間少了競爭的火硝味，有時倒還有必要聯手合作。

張敏鈺擅於婚嫁兒女，親家多有來頭。四女張仙平嫁泰豐輪胎馬家兄弟的老二馬紹祥。泰豐輪胎也是一家老牌上市公司，爲馬家第一代的馬岐山、馬積善創立。四十八年開始製造汽車輪胎。馬家第二代早已接掌泰豐輪胎，曾由馬紹進擔任董事長，馬紹祥擔任總經理。「馬家兄弟」成爲商場對他們的通稱，一如華新麗華電纜集團的「焦家兄弟」。

馬家兄弟的妹妹馬紹文嫁紡織商「廣豐實業」董事長賀膺才四子賀鳴琴，典型的企業聯姻。

談起賀膺才「廣豐實業」的字號，成天混號子的股市投資人對這家上市公司一定不陌生，一般民衆就不見得熟悉了。若說「信華台鐘」紡織或「來福牌毛巾」，大家對廣豐實業會親近些。現任董事長爲第二代的賀鳴玉。

早在民國五十五年，張敏鈺的長子張東平就娶國營事業台灣鋁業公司總經理孫景華的長女孫玫兒。孫景華爲福建惠安人，英國倫敦大學電氣化學博士，蔣介石總統時代頗受重用。民國四十八年起，蔣介石開辦國防研究院，培養新一代行政幹才，前後共十二期。孫景華於第一期就雀屏中選。同期的黨政要員包括後來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寶樹、連戰的父親連震東等人。在國民黨各類訓練班裡，蔣介石時代以國防研究院的資歷最爲醒目。

張孫兩府親家不出幾年便因離婚而關係斷絕。孫玫兒另於五十九年再嫁給沈燕士。孫玫兒現任知名文學出版社「洪範」的發行人。「洪範」最早即由沈燕士和名詩人楊牧等人共同創辦。

孫景華另一位親家則是鼎鼎大名的大同集團董事長林挺生。五十六年，孫景華的兒子孫黔娶林挺生的長女林倫寬。孫黔在大同公司裡，曾任旗下子公司「中華映管」的董事長。目前中華映管公司已由林挺生三子林鎮源接手，八十六年外貿績優廠商排名爲第二十名。

林挺生是辜振甫之前的工商界龍頭，又曾任國民黨中常委及台北市議長，典型跨越政商兩界的企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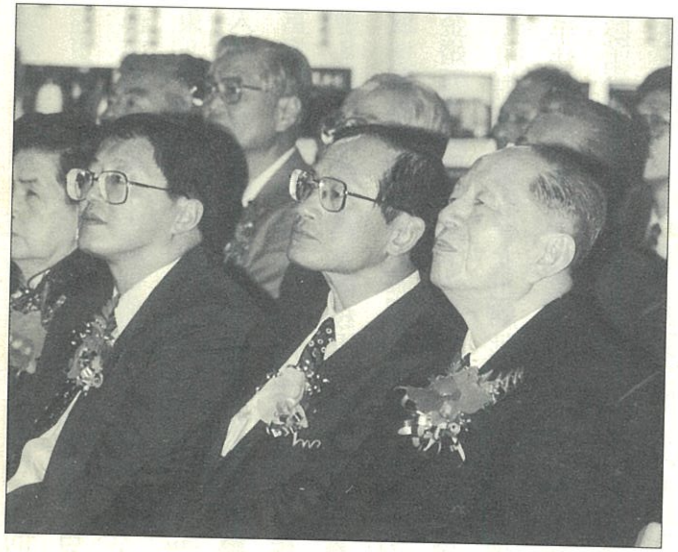
林家發跡甚早，其父林煶灶畢業於總督府工業講習所建築科，民國七年創設「協志商會」，專攻建築營造。根據台北文獻會邀約中山區耆老座談，有耆老說：「相傳他（林煶灶）在日據時期曾承包川端堤防工程，後來堤防被大水沖毀，他很負責，變賣田產蝕本重建，獲得日本當局的讚賞，以後許多工程都包給他做」。林煶灶變成台北建築業鉅子。一直到三十七年

爲止，共承造六百多項工程，較著名者如行政院舊建築。日治之末，因應皇民化運動，林煶灶改名「林尚志」，往後一直使用「林尚志」。大同集團下，有「尚志化工」、「尚志造漆」、「尚志貨櫃」、「尚志精機」等公司，均因紀念他而命名。

林挺生爲獨子，當時也改日本名「林哲生」，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續用舊名。林挺生畢業於台北帝大理學部化學科。台灣光復前，就接辦「大同鐵工所」（「鐵工所」即「鋼鐵公司」），擔任社長（代表取締役），當時的林挺生才二十三歲，眞可說英年早發。

林挺生的長媳郭文豔系出名門，她的父親郭德焜曾任北企總經理，前北企董事長陳逢源的太太郭希韞是他的姑姑。（參閱第十一章）

林挺生的親家郭德焜是終戰前後的台籍知識菁英。自東京帝大經濟學部畢業，任過東大研究室研究員及台灣大學法學院教席。戰後初期，曾任職於合作金庫研究室，和前央行總裁許遠東、



▲右起林挺生、林蔚山、林蔚東父子。

現今總統李登輝既是同事，也是無所不談的摯友，被太太們戲稱爲話很多的「三隻烏鴉」。許遠東及李登輝在二二八之後被拘置盤問的白色恐怖經驗，已陸續公開過；郭德焜亦然，曾避居台南家鄉好幾年，經前省議長黃朝琴保證，才免於躲藏。

郭德焜返回台北，即入北企，曾任過正副總經理。郭德焜的太太郭林碧蓮是上流圈的知名人物，主因她擔任中山女高校友會理事長數十年。中山女高的前身為三高女，日本時代的台籍富貴名媛多入三高女，她們也成為富紳望族娶妻擇媳的最佳對象，因此衍成老一輩名門家族中，總有出身三高女的校友。其中，如李登輝、林挺生等人的太太，都是三高女的前後期校友。郭林碧蓮與曾文惠且有鄰居之誼，雙方有著多重的關係。因此，在八十八年，李登輝夫婦金婚五十的慶祝宴上，受邀者全為「李家的友人」，郭林碧蓮即賓客之一。

由辜振甫的次女也綿延成婚姻網。辜懷箴的公公趙廷箴是商場公認的交際高手。趙廷箴的手法是不隱瞞他的政商關係，他常告訴別人「陳慶瑜是我舅舅」。陳慶瑜曾任財政部長、行政院主計長，數財經大員，陳慶瑜也算一號人物。「長跑小將蒲仲強」是陳慶瑜之女陳建的兒子。

依理，趙廷箴叫陳慶瑜舅舅，趙母就該姓陳，但根據調查，趙廷箴的媽媽姓「張」。若依另一種說法，「趙廷箴是陳慶瑜的外甥」，可能所指係「趙廷箴是陳妻的外甥」。但是，陳慶瑜的兩位夫人汪亞達、鄧欣南，從姓氏上，也看不出端倪。

民國五十五年，「復興紡織公司案」鬧得台北滿城風雨，部分立委和輿論就把箭頭之一指

向陳慶瑜和趙廷箴的「至親關係」，認爲「親戚關係」在搗鬼。民國五十五年，蔣緯國的岳父石鳳翔經營的大秦紡織經營不善，負債兩億七千萬元，宣告破產，公開拍賣，被最大債權人台灣銀行標到，但在幾天之間就低價轉手給「復興紡織」，准許十年分期償還，而所謂的復興紡織竟是一家尚未辦理公司登記的「公司」。時任財政部長的陳慶瑜公開表示，公司未登記雖然於法不合，大秦轉讓給復興公司的「法律行爲人」卻屬有效。陳慶瑜的說法激怒立法委員，立委認爲，如此是台銀拿公家的錢買下大秦，賤售給搞復興公司的幾個人，獨利私人。

復興公司的民股董事中就有趙廷箴、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的女婿趙璋、立法委員劉秋芳的丈夫苗育秀等人。

趙廷箴早年和王永慶合創台塑，曾任台塑總經理。民國五十三年毅然轉售台塑股票，開辦華夏海灣塑膠，很快創造出台灣第二大石化王國。但趙老闆從來不死守股票，價格高檔時他就拋售，獲利再去開一家公司，一而再，再而三，所以，龐大壯觀的企業集團，趙廷箴像是國王，卻不擁有權杖和王冠。

早些年，華塑集團下的友寧工業、華淵電機工業公司，陳慶瑜的女婿謝冠方都是主要股東。其他的台達化工、華夏海灣塑膠、亞洲聚合等公司，趙的親家辜振甫和辜家的中國信託均有大股。

趙廷箴僅二子一女，女兒趙元熹嫁外國人，兩位兒子，長子趙元修娶辜懷箴，次子趙元德娶前駐西德代表沈錡的長女沈允。

沈錡在外交圈和前外交部長沈昌煥、前駐美大使沈劍虹並稱「三沈」，他們都曾朝夕伴隨蔣總統身畔，有段風光歲月。沈錡事業最頂峰是四十年代後半期，同時兼任行政院新聞局長、中央黨部第四組（即今天的文工會）主任和中央電影公司董事長，全面掌控文宣系統。

事實上，沈錡當時的權威，建築在先前擔任蔣介石總統的機要祕書上。他雖然已轉任新聞局長，每天清晨，仍要上士林官邸給蔣介石總統讀報紙。伴君側的人即使職位再低，任何人都要退三步表示恭敬。

沈錡的兒子沈平近幾年在台北金融圈很受注目。沈平原是美國紐約華爾街大證券公司「摩根史丹利」的副總裁，現任執行董事兼台北辦事處代表。辜振甫則應邀爲摩根史丹利顧問委員會的九位顧問之一。沈平曾與辜振甫的外甥女、即連襟葉明勳的女兒有過婚約。這麼近的家族關係令人想起，辜嚴倬雲的大哥和舅舅都娶表妹爲妻，母親娘家的親戚甚至有娶自己阿姨的例子。在「小圈子」裡尋找結婚對象似乎是這些大家族的文化。

辜嚴倬雲在台灣只有嚴停雲一位親妹妹，辜葉兩家關係親密。和信企業團的聯廣公司董事長長年就由葉明勳擔任，葉明勳的獨子葉文立已接棒主持聯廣。

葉明勳的長女葉文心爲美國柏克萊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有英文著作《嚴復傳》。中譯本的序文請她的姨丈辜振甫撰寫，兩家在各種生活層面都顯得很親密。

辜振甫的親族網可觸及近代文學大師徐志摩和他的情人陸小曼，眞應了「人生如戲」的話；戲原是無事不可能。

這一線關係從辜振甫的四姊辜津治出發。辜津治和丈夫黃逢平的獨生女嫁「半山」陸軍中將蘇紹文的長子；蘇的一位親家游彌堅，也是「半山」台灣人，光復初期擔任過台北市市長。在此處關係走進一陣曲折。游彌堅的大舅子王賡是陸小曼前夫，王陸婚姻因中途殺出徐志摩，橫刀奪愛，陸小曼才轉而投向徐志摩的懷抱。辜家和徐志摩的關係已毫無政治意義，只憑添人世間的趣味。

這段遙遠而曼妙的關係，起源於辜振甫的四姊夫黃逢平。黃逢平畢業於日本商科大學，回台灣曾任台灣銀行業務員，娶辜家女兒之後，入主辜家事業「大和拓殖」和「大和興業」公司當常務董事，深得辜顯榮倚重。

辜顯榮死於中日開戰之年，暮年時中日關係日惡，辜顯榮爲報效日本，又身爲華人，擺出當仁不讓的態度，積極投入，扮演斡旋止戰的魯仲連角色，和當時中國各方勢力都頻頻接觸。會面、修書、協商會見行程、送禮、資金捐輸，各式活動均有。接觸的人物包括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杜月笙、陳儀、陳炯明等等。

辜顯榮頗善於外交穿梭，也很能投各方所好。寫信給陳炯明，就罵蔣介石「假三民主義之名……徒事牢籠，排斥異己，以致民窮財盡……今足下揭揚義旗，振臂一呼，天下耳目，復爲之一新，甯非快事……。」另一面對蔣介石則極盡恭維，「承贈尊影（指蔣送照片之事），適錫百朋，似此颯爽英姿，晨昏可仰。巍峨德業，蓬蓽增光。」

黃逢平則是岳父的外交密使，特別在後期辜顯榮患病，即派黃逢平代表送信和商量見面細

節。信中常見「特派小婿三度晉京（去中國之謂），與當局鉅公接洽一切」的字句。辜顯榮慨贈壹萬圓給陳炯明，也由黃逢平親赴香港致送。

等把穿梭成果呈報給日本大員，也多由黃逢平陪行充任翻譯。辜顯榮爲此事晉見最高層級爲日軍參謀總長閑院宮殿下，黃逢平經特許陪見。

光復後，黃逢平出任台灣信託公司常董。台灣信託係日據末期，總督府強迫民營大東信託他併，由台灣銀行入股成爲最大股東組成的公司，一直由陳炘擔任總經理。二二八發生，陳炘被捕失蹤，「半山」劉啓光接辦華南銀行，把台灣信託強制兼併，台灣信託便消失了。黃逢平後來長任省行庫第一銀行各要職，包括副總經理（五十到五十六年）、董事和常務董事。

黃逢平爲桃園人，父親黃玉麟曾任大溪街的助役，即「副鎮長」。他的大哥黃逢春是台北大稻埕的聞人、前總督府評議員郭廷俊的女婿。黃逢平的兒子黃達夫現任辜家和信企業團下的和信醫院院長。（參閱第十七章）

黃逢平自己的兒女親家蘇紹文則另織成一個小政治婚姻圈。它可簡單描述成「半山」和「外省」政治人物通婚圈。蘇紹文本身是「半山」官僚，他的兩位兒女親家，游彌堅也是「半山」，彭戰存則是江西省籍的中將。

蘇紹文民國十二年就離開台灣，進北京大學當僑生，十六年拿蔣介石的資金，赴日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期砲兵科，十八年便成爲陸官學校的教官。

二次大戰後，大陸各地台籍官員多被徵召回台接收，當大員做大官。蘇紹文被派任台灣省

警備總部處長，他的上司即「二二八」歷史的重要人物柯遠芬。二二八後，柯遠芬先派客籍校官劉定國（後曾任苗栗縣長和國大代表）鎮撫桃竹苗地區，之後派蘇紹文爲新竹防衛司令，維持桃竹苗治安。二二八期間，就屬桃竹苗地區最安定。蘇紹文綏靖有功，三十八年獲選爲國大代表，仍帶軍職，四十一年升陸軍中將，五十一年外調擔任省府委員。

蘇紹文的長子娶黃逢平之女，次子則娶彭戰存中將之女。彭戰存出身黃埔四期，三十九年一月調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謀長，繼升金防部中將副司令官。五十年，彭戰存和蘇紹文結親時，兩人都是國防部賦閒的中將，門戶相當。

蘇紹文的子女中，四女蘇君瑋在生態保育上有狂熱作爲。蘇君瑋原隨丈夫錢致榕（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長居美國，從事藝術經紀。有一次安排美國畫家到西藏拉薩開畫展，迷上西藏。然後，她花了五、六年時間，在西藏自治區成立「珠穆朗瑪峰自然保護區」。

蘇紹文與另一位親家、前台北市長游彌堅不僅同爲「半山」，又都與軍事家蔣百里關係密切。蘇紹文早年就讀北大預科時，拜在蔣百里門下。對游彌堅而言，蔣百里則是他到中國大陸發跡的「政治父親」，又是他的大媒人，兩人結成親家，早有徵兆。

游彌堅原名游柏，負笈東京唸大學，後轉進北京，在印刷所工作，混得不好。兩年後到南京三民中學教英文，偶識蔣百里，蔣百里頗爲欣賞他，交代游彌堅整理他的著作文稿，並且介紹游彌堅加入國民黨，又介紹他進中央軍校擔任少校政治教官，最重要的，介紹好朋友王賡將軍的妹妹王淑敏給游彌堅，民國二十年，游王結婚，游彌堅開始另一政治階段。

民國十九年，財政部長宋子文成立稅警總團，大量起用「留美幫」，西點軍校畢業的王賡獲選任總團長。前陸軍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當時還只是王賡旗下的一位團長。

王賡對游彌堅這位妹夫頗多照應。民國二十年，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國際聯盟出面干涉。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正物色中英日文俱佳，熟悉日本政情的人才，王賡推薦游彌堅隨顧維鈞到巴黎任使館祕書。

抗日戰爭中，中國財政歸宋子文統理，受宋子文和王賡的關係之惠，游彌堅在這段期間歷任財稅官職。日本一投降，游彌堅立刻奉派爲財政部台灣區財政金融特派員。

游彌堅在台灣歷任台北市長、國大代表、省府委員等公職，民間職位則有台灣觀光協會第一任會長、泰安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國語日報董事長等。

提攜游彌堅有功的大舅子王賡死於抗日戰中，未能來台，台灣少有人知道。若說他是文壇名女人陸小曼的前夫，大家便豁然瞭解。

王賡先畢業於清華大學，然後留學美國，拿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士學位，接著進西點軍校，會多國語文。所以，等民國八年，巴黎和會召開時，王賡任中國代表團武官。另一名武官梁上棟後來來台曾任監察院副院長，足見王賡發跡之早。二十九歲時，王賡已晉升少將。

王賡二十六歲娶十八歲的陸小曼，由於奉父母之命成親，婚後第四年，陸小曼認識徐志摩，兩人即告婚變，隔年九月離婚，結束陸小曼所謂「在性情與思想上不能相謀而勉強結合」的痛苦婚姻。

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是張君勱及張嘉璈的胞妹。張氏兄弟均是近代中國史上的名人，張君勱爲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中國民社黨主席；張嘉璈在戰前歷任中國銀行總經理等要職，戰後更任央行總裁，是國民政府財界的要角。妹妹與徐志摩的婚姻即由張嘉璈做的主，兩人結婚時，才第一次見面，新娘十五歲。徐志摩後來以「纏過的小腳」及「西式服裝」來形容兩人的不搭調。

張君勱的小舅子王世憲是張君勱早期的祕書，來台後，一直擔任立委，也接續張君勱而爲民社黨主席。民社黨長久爲黨禁未開前的政治花瓶，一直到李登輝的時代，國統會初組成時，王世憲還曾任國統會委員。

辜振甫的姊姊的關係線，像鑽探海底石油的鑽子一樣，四姊辜津治「鑽探」到陸小曼，大姊辜敦治則探勘到台灣兩個古老的家族——鹿港丁家和淡水洪家。

丁家在鹿港頗有名望。辜敦治的丈夫丁瑞彬的祖父丁壽泉是前清進士。前國語日報社社長洪炎秋是丁瑞彬的表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詩人陳虛谷則娶了丁的姊妹。

丁瑞彬出身書香世家，自然也負笈東瀛，明治大學法科畢業，便進入岳父辜顯榮的事業體系幫忙。辜顯榮事業龐大，舉凡製糖、金融、漁業、進出股市等都有，但親生的兒子中，最大的辜岳甫比長女辜敦治足足晚了十歲，女婿正補上差距。丁瑞彬主要的職務大和拓殖公司總經理、高砂鐵工所董事等，都屬辜顯榮的事業體。

丁瑞彬夫婦並未偕老，辜敦治在婚後第八年病逝，隨著和辜家關係變化，日據末期，丁瑞

彬已退出辜家事業，由辜振甫、辜偉甫和辜岳甫遺孀辜顏碧霞全面接管。但他和辜家的親戚關係沒有間斷，六十八年，丁瑞彬八十二歲去世，訃聞上的親戚代表，辜振甫仍列第一位。

光復後，丁瑞彬在政壇曾有短暫光芒，先選上鹿港鎮長、台中縣參議員，繼而省參議員。參議員於三十五年選出，任期兩年，本應於三十七年五月任滿，但國民黨政權此時在大陸的處勢已日非一日，所以一直延任到三十九年底。

丁瑞彬的大弟丁瑞魚畢業於台灣醫學校，一直業醫，學生時代熱中社會運動及抗日，並參與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此被視為抗日三大行動之一。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蔣渭水奔走促成組織文化協會，背後係因台灣醫學校學生促擁，丁瑞魚即其中一位學生。丁瑞魚曾說，他和醫專同學曾去訪問日本基督教牧師賀川豐彥，賀川一席話深具啓發性。賀川說，台灣還不配談獨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必須有獨自的文化，譬如美術、文藝、音樂、歌謠等。不能夠養成自己的文化，縱使有獨立的表面形式，文化上仍是他人的殖民地。醫校學生深受刺激，以培養文化為要務，並把觀念傳遞給平日就有交遊的蔣渭水醫生，文化協會才誕生。

丁瑞彬最小的弟弟丁瑞鉠在台灣商界頗為知名。丁瑞鉠民前八年生，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再赴日本讀東京商科大學。娶基隆首富顏國年長女顏梅以後，也和二哥丁瑞彬一樣，進岳家的企業「基隆炭礦」（即煤礦）株式會社。光復後退出，先後在大同和台塑兩大產業受到器重，王永慶始終奉為顧問，他的女兒丁玲兒嫁做前《自立晚報》董事長吳三連的兒媳。（參閱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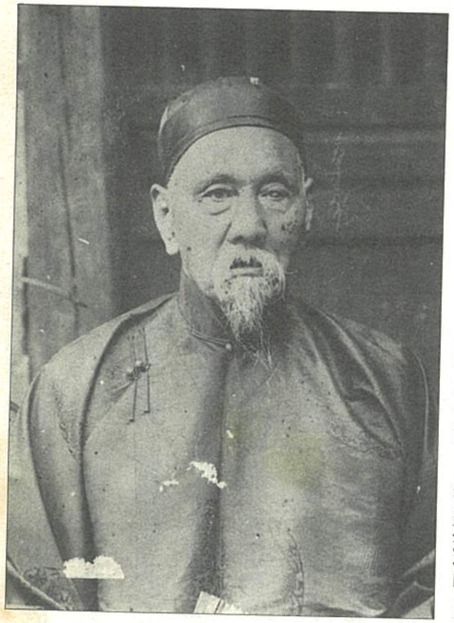
再由丁家，即延伸姻親關係到達淡水洪家，丁瑞彬的長子娶台北名人黃炎生的長女，黃炎生的岳父即淡水富豪洪以南。

淡水洪家早在清廷時代就發跡成富，到洪以南已是遷台第四代。洪家第一代在艋舺經營貿易商，第二代洪騰雲晉身大富。台灣巡撫劉銘傳建設台北市街，洪騰雲捐錢捐地，劉銘傳奏請清廷賜頒「急公好義」，刻石製成石坊放在台北城內的「石坊街」，即現在的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園內。現今公園和台大醫學院一部分土地也是洪家所捐。

洪以南跨越清日兩代，年輕時，洪以南像所有全台灣的地主紳商子弟一樣，讀漢書古文，準備科考舉名，不知新知識為何物。卻遇到中日甲午戰爭，洪以南趕快回中國大陸考試，中福建晉江縣秀才。

日據初期，總督府懷柔漢學士紳，賜「紳章」供佩帶，以示榮耀，又請任地方官吏。洪以南不僅任淡水街長（鎮長），又擔任過台北廳參事。

洪以南的七位女兒均嫁一時碩彥，女婿



▲洪騰雲。（莊永明提供）

在台北上流社會多是聞人。次女婿黃炎生聞名於日本時代，三女婿高湯盤活躍於國民政府時代。

黃炎生和岳家同是淡水同鄉，淡水公學校（小學）一畢業，就留學東京。大學就讀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前一年，陸續考取行政科和司法科高考，在東京地方裁判所擔任過判事。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回台出任台北地方法院判官。日本治台五十年，通過行政科高考，只有十七位，黃炎生即其一。一九三五年，黃炎生當選民選的台北州會議員。

洪以南三女洪黎黎嫁給高湯盤。高湯盤台北高商畢業後，轉赴東北求發展。當初東北政權名義上屬遜清皇帝溥儀新立的「滿洲國」，實則日本完全控制中。日本大力開發東北，鼓勵日本青年菁英共同努力完成帝國美夢。台灣是日本殖民地，中日語文均通，不少人也前往謀求發展。有些人去做生意，如已逝的養樂多公司董事長陳重光；有人去開醫院，如前彰化縣長陳錫卿；更有人去當滿洲國的官僚，如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的父親黃子正當了溥儀的御醫；高湯盤和前彰銀董事長吳金川則進入滿洲中央銀行工作。戰後，高湯盤擔任過華南銀行總經理及一銀董事長。

洪以南的四女洪謙謙則嫁台北的教育家宋進英。宋進英出身富商家庭，父親宋瑞昌是日治時代台北有名的實業家。宋進英東大法科畢業，台灣一光復，宋進英和朱昭陽（東大法科畢業，曾在日本大藏省當官）等人返回台灣，面對全新待建的台灣，知識分子使命感驅使，積極籌設大學。創辦永豐餘集團的三兄弟中的老三何義與煤商劉明出資，設立「延平學院」，當時

的教席包括李登輝總統、現在的股市名人邱永漢、前大法官洪遜欣、前立委謝國城、前彰銀董事長吳金川等人，也包括宋進英的連襟高湯盤，二二八事件發生，延平學院遭勒令停辦。

宋進英和朱昭陽執著興學，退而求其次，才有現今北市建國南路上的私立延平中學。宋進英久任副校長，早期台北市長黃啓瑞請他出任教育局長，台大也擬聘爲專任教授，宋進英均婉拒。直到六十八年去世止，未曾或離延平中學。

關係在此，出現一些同窗、同事、親戚關係的交織。洪以南的孫子、台大神經內科醫生洪祖培娶朱昭陽的女兒。（參閱第十二章）宋進英的女兒則嫁台南名門劉家，劉家的上一輩既有娶基隆顏國年的三女，顏國年的次女顏碧霞又是宋劉聯婚的介紹人，顏碧霞的先生魏火曜與宋進英是同屬「猴會」的多年好友。顏碧霞的大姊則嫁前述的丁瑞鉠。

洪以南的兩位兒子洪長庚和洪我鈞循日本時代上流階層之習，到日本留學唸醫科。洪家兄弟都入大阪醫大，洪長庚主攻眼科，更拿東京帝大醫學博士，隔年昭和四年（民國十八年）在台北開設達觀眼科醫院，洪我鈞則青年早逝。

洪氏家族下一代也出現眼科權威。洪以南外孫女黃文文的先生柯良時，於七十二年升任台大醫院眼科主任，在眼科界享有盛名。

辜振甫的二姊夫陳贇治（舊名棧治），曾任日治時期台中州的民選州會議員。他的長女嫁曾浴沂，曾是一位電子公司老闆。曾浴沂的幾位姊姊都嫁名門的知識菁英。二姊嫁「少棒之父」謝國城，三姊嫁長老教會高俊明牧師的哥哥高俊雄，四姊即嫁朱昭陽的弟弟朱華陽。（參閱第

十二章）

辜顯榮共七子五女，三女辜金治早夭，其餘多位英年早逝，辜顯榮享盡功名富貴，卻有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心事。像三子辜岳甫，二十五歲即病逝，遺留妻小。他的獨子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

辜濂松算是苦盡甘來。幼年父親早逝，台灣光復初期，母親顏碧霞（出身三峽顏家）又不幸被羅織入罪，坐了幾年政治牢。

受寡母養育長大的影響，辜濂松事母孝順，並且堅持不續妾室，對屬下也要求不准有男女緋聞。政治上，卻未因母親坐政治牢，而痛恨國民黨及黨國官僚，反倒關係良善，並爲國民黨政府奔走，努力辦民間外交。此舉與辜濂松口中的「家叔」辜振甫態度相同，做法一致。相對獲得國民黨相當程度的信賴。據辜濂松八十三年對《新新聞》周刊透露，蔣經國剛當行政院長之初，曾找他出任財政部常務次長。新近則獲外交部任命爲無任所大使。

辜振甫年事已高，他的人脈關係是無形的資產，依中國式的習慣，均由嫡子繼承，但辜振甫元配無出早逝，得子較晚，父子年齡差距過大，銜接較難。辜振甫單要延續辜家第二代掌控台泥，抗拒來自各大財閥家族的挑戰，爲次子辜成允爭取出任總經理，已很費工夫。

辜濂松縱橫國際上流，經營中國信託銀行有聲有色，填補辜振甫這一房後繼的空檔，能力綽綽有餘。

第四章

陳守山家族